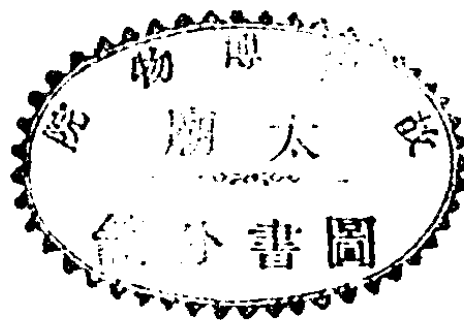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黃昏之獻

麗 尼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目錄

黃昏之獻

漂流星獻曲

黃昏之獻

✓春夜之獻

秋祭

悲風曲

海夜無題曲

黃昏的海之歌

Nocturn

Fantasia

無言之曲

失去了的南方

△月季花之獸

✓ 失去

拉麗山遙

傍晚

飄流的心

Au revoir

傍晚

沉默 ✓

尋找

撒謊

✓ 星

Serenade

二月底原上

Serenade

湖上

Serenade

長夜

殘夢與悵惘

深更

Overture

Fantasia

南方之歌

夢

感傷

感傷之女

沙漠之歌

Sketch

Sketch

春底心

黃昏與孤寂

煩惱

尋夢的人

深更

紅 夜

我們

戰之歌

困

✓ 生死曲

最後的顯示
紅夜
黎明
死城
貧乏
朝晨
掙扎
恐怖
✓ 魔
✓ 毀滅

獸之昏黃

漂流呈獻曲

祇因我長年的漂泊，使你底靈魂也感覺了難耐的疲勞；不信，昨天晚上在月光下面出現的你底影子，該是如何地柔軟而瘦弱呢？

這一回，我是舊地重遊，這古廟變得更其陰暗了；都因為故人已如雲頭般地分散，而且你也早已不在這世界了。

秋風，冷雨；黃昏和黑夜……

古廟裏尋不見人影，祇昏暗或稀薄的月色。

想起了舊時的情景，

就不禁淒然而泣下了。



842
635.7
2

呈獻麼？我沒有攜帶什麼來，並且，想起了你底墳墓是在南方，我就迷惘而不能作一語了呢。

雖然是在漂泊之途，但是，知得道在什麼時候能越過這千里底迢迢而給你作一次無言的拜訪呢？

祇要夜不消逝，我知道你底靈魂是會再來的；
爲了等待着你底靈魂，我終夜不能合眼。

不能表達的語言，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是能夠了解我的，了解我底含淚之擁抱。

一九三〇年九月。

黃昏之獻

斷裂的心弦，也許彈不出好的曲調來吧？

正如在那一天底夜晚，你底手在比牙琴上顫慄着，你那時不祇是感覺了不安，而且感覺了恐怖。那月亮照臨的山道，流泉底哀訴的聲音，這些，也正象徵出你心中的煩亂了。

說是你應該在夢中歸來就我，然而，這崎嶇的山路，就是你底夢魂也將不堪其艱難的跋涉呀！

啊，我是如何地思念你喲！

而且，更想不到這就是永遠的別離。

夢是多麼地空虛。在你夢魂歸來的時候，我不會一次握過你底手，也沒有一次看清過你底面容。

啊，你是在黑暗之中了。

啊，在黃昏裏，你是離開了我，而回到你媽媽，你爸爸那裏去了。

啊，祇要我知道如今你是在甚麼地方躺臥着的啊！

沒有不醒的夢，除了永久的長睡以外；然而，在長睡之中連夢也會被忘却的呀！
第一次夢見你在高原，第二次在海濱。

然而，等到夢醒的時候，墳墓就覆蓋着你了。

我不要求你來給我解釋命運之神祕，生命之無常，我不要求你來告訴我黑暗之國底消息，我不要求你來含淚講述着你自己底故事。

但是，你啊，我願你安息！

當燈油快完的時候，生命底呼吸也就短促起來了。在夜晚底世界裏面，人們都是沉睡着。

天上的星斗啊，你們是在唱着輓歌麼？

月亮呀，你也現出了如何倉惶的神態喇！

我看着花開，又看着花謝，我看着月圓，又看着月缺；你喇，我看着你向人間走來，

又看着你離開人間而去，我看着你在夢裏歡躍，又看着你受到了夢底欺凌喇！

夜之安琪兒呀，請爲我歌一曲流浪者之夜歌罷。

一九三〇年四月。

春夜之獻

假若說那是一個夢，那麼，我們是生活過了一個悲慘的夢呢。

從那土匪出沒的山城裏我們逃了出來，那是希望着從死逃到生，然而，誰知道仍然是從死逃到死。海風並沒有將你底健康吹回，反之，我們祇每天夜晚，當夜深人靜的時候，聽着那海浪底嗚咽和咒詛。

海呀，它是在唱着葬埋曲！

有時候，月亮從雲端冒了出來，清淡的光輝罩着那病院近邊的墳場：我想着祇在不久以後你就會在墳墓之間，衣着白色的夢一般的衣裳，在那裏徘徊着了。你會唱着：

啊，我望不見我底南方，

我底靈魂呀，迷失了歸途。

啊，像這樣的悲劇是會在我底心頭演過多少次了啊！

風暴在海邊過來過往，我戰慄着，你底面色也灰白起來。命運之神是駕着飛輪，
之車在向着我們追趕，風之姊喊叫着的是死亡底恐怖。

然而，你喲，那時你是在夢中，就是我也在夢中。

夢一般的生活，露水的世呀！

互相擁抱得緊緊，怕的是夢會在無意之中消逝了，但是我底心終竟不曾溫暖
你底心。臨死以前的戀慕與依依不能分離的情感，或許就正是魔鬼底惡作劇吧？

我底胸膛是一個軟弱的胸膛，不能驅除人間的殺害，也不能驅除死神底威嚴。

啊，那時，你底頭真是燒得火一般地熱呀。

鳴，如今是春雨之夜；
你底新墳呀，是在南方，南方，遠遠的南方！

一九三〇年，四月。

秋 祭

果實和黃葉，一齊都從樹上落下來了，老婦人獨自在庭前，寂寞地掃着。啊，我是什麼時候又回到了這個荒涼的古寺的呢？想起來，行跡是飄忽不定，也正如我們以前一樣啊。

我昨夜不曾睡，月亮照得太明了。而且，樹葉響着，就好像海浪底嗚咽呀！告訴你罷，如今我不覺得孤寂，也沒有悲哀了。

祇是你真不知道這樣的生活於我是多麼地更為難堪啊！

草已經變得枯黃了，螳螂們已經不知如何去尋找一個安身之處呢。

雖然，也許在墳墓之中是更為安寧，但是，你並不會給我以你底信息呀！
惟有無歡地等待着，無歡地等待着麼？

一九三〇年九月。

悲風曲

風啊，吹着罷，吹着我妹妹底墳墓。

啊，風是吹着了在我妹妹底墳上啊！

她如今死去了，風呀，她再不能隨着你而歌唱；她底傷心，如今已經沉寂了，在黑暗的土地啊！

你呀，旋舞着而來的，你是去報告她以殘暴的消息的麼？你呀，吼嘯着而來的，你是去報告她以屠殺的消息的麼？

啊，如今，荒原上已經沒有人影了呀，祇有她底羊兒是在鳴風之中哭泣着的啊！
啊，如今，荒原上已經是昏暗起來了呀，祇有她底孤墳是獨立着的啊！

草兒搖動了，感覺得死亡將要到了呀！
風啊，吹着罷，我妹妹如今已經不能哭泣。

一九三〇年九月。

海夜無題曲

啊，這山道呀，老是保持着這樣的靜寂。

想起來，是那一晚，海上風狂浪大的時候，你立在那峻峭的山崖上頭，高聲地呼喊着你姐姐底名字，那時候，你底聲音該是如何地淒厲，使我疑心你真是瘋狂了呀。你要跳下那山崖，我是不能拖得你住的，然而，那海水却是夠多麼冷的啊！把一顆火熱的心，向着那無情的，狂暴的海波去傾吐，你啊，你，你該是蘊藏着多少不可以向人間訴說的心情啊！

如今，你該是永遠地平靜了麼？我，每一次當我重經着這回到我們底卑微之居的山道時，心頭也就不能平靜了。

不能忍耐的壓抑是和着瘋狂一起來的。如今，我一人在這山上喊着『我底妹

妹！』

真好像是一個惡夢呀，滿有瘋狂和恐怖。夜半醒來，這才知道夢已經過去，你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山道老是保持着這樣的靜默，然而，却是潛伏着了多少你底哭泣聲底喧嚷啊！

風把你底頭髮吹得飛散，凌亂地披在你底肩上，你眼中發紅，正如你姐姐投海的時候一樣。風啊，噫，風啊，吹罷！讓海浪掩蓋了你們姐妹兒倆底屍首啊！

夜半醒來，一個人獨行着這荒寂的山道，這才知道我是永遠地失去了你了。

啊，在悲劇之中我們互相演着配角，互相做着主角的時候啊！你真唱得好，你姐姐也唱得好，如今是我來唱着這結束的一場，這最後的一場了呀。

『風啊，吹，把我底胸口吹得爆裂了罷！』

你姐姐抱着她底難產的嬰兒從暴怒的海濤上面現出了半個身子，發出了震動的歌聲，是唱着她底良人底受難。這也許是一個尾聲麼？

你底屍首橫在你姐姐底身旁。你啊，你却永遠地沉默，永遠地沉默了。

一九三〇年五月。

黃昏的海之歌

海又在歌唱呢。

夜還沒有到來，祇有夜底影子在海上圍罩着。浪在海底中間和海底邊岸揚聲而唱，潮水打着石岩，在岩上坐着一個少女。她底黃色的長髮鬆散着，垂到石上；黑色的寬大的長袍使她底臉更現得蒼白。在海底歌唱之中，她沉默着，這沉默加增了意外的淒涼。她底眼睛直望着遠遠的海波，又似乎是在傾聽。

長鬚白髮的老人從遠遠的海波上慢慢地走近了來。他伸直了腰，胸部挺出，將一隻粗大的手高舉向天，另外的一隻給與蒼白之臉面的少女；他底嘴唇顫動着，表示他心中的煩亂。

「夜會要漸漸地深了，我底孩子，你回去罷，無用在此等待。祇要聽一聽這海之

葬歌，你底心也應當死去了。」

「不，我主，我要在此等待，等待着我所等待着的。我要得到他，以我底手和我底胸擁抱他，以我底唇親吻他。」

「當你得到了他的時候，他會立時失去，孩子。」

「我主，這個我知道。昨天底那個黃昏，那燈塔上的鐘聲曾經告訴了我。主！我知道，那是天使底聲音，也是魔鬼底聲音。」

「是的，我底孩子，願海浪不要吞了你去。」

仍然是慢慢地踏着海波去了，那長鬚白髮的老人。

海上黑暗得什麼都不能看見呢。祇有一個寂寞的少女等待着在岩石之上。

一九二九年八月。

NOCTURN

夜曲

懷着寂寞的心，我彷徨着在這無人的市街之上了。

不感覺得這是夜，除了意識得到的靜寂。

連綿着的雨沒有再看見了，就是風也從這個空虛的街道之上逃走。路燈睜開了不清白的眼睛，以茫然的目光視人。

我啊，我沒有想到我底脚步是在向前移動。

如今，還感覺得悲傷與酸苦麼？如今，還有眼淚向着不認識的人流出麼？好像是才從夢魘之中醒來，清醒而又昏迷地。

隨着暴風雨底過去，來了蔚藍的天色；然而，不相信，朦朧的霧又將這怪熟的屋

子圍罩了。

走着，走着——向前去麼？或是向後？

更夫在遠遠的地方無聲走過，好像夜巡的小鬼。
我不忍說我是過分地疲乏，也無心休息。

一九三二年二月。

FANTASIA

濃霧又圍合了上來，籠罩了我們底樹木和房頂。小河是平靜的，正好像沉睡了一樣。

今夜呀，我被扔在忘却之中了。

心如止水，沒有風浪，看不見微些波瀾。生活，失去了它底過去。

朦朧的呀，一切！

月亮透不過她底光芒，慘淡地懸掛在空中了。沒有眼淚，她是不能哭泣的。

要說是無名的悲哀如同不安靜的小蟲在心頭鑽動麼？

要說是夜之寂使得我彷徨而無所棲止麼？

然而，我已忘却了呀！

危坐在小河底身旁，低頭尋思，希望回憶之帳幔揭開了來；然而，除了悵惘我沒有別的感覺。

流水並沒有聲響呢。

濃霧也不消沉呀。

或許，這也是沉醉麼？

呀。
路旁沒有行人底來往，沒有那腳步底聲音，會震不醒這不自知的昏迷之夢的

任夜幕愈降愈重，壓在我底頭上。

我還能有所怨言麼，你以為？

永遠呀，沉在不見底的深淵。

一九三二年，二月。

無言之曲

自從你來，這裏就空虛起來了。

你啊，你真是個不祥之物麼？

陰暗與惶惑，不安的心情之表露啊！遺留着的是一件白色的死衣。如今，圍繞在你底頸項上的是不可以挽回的劫運。你呀，可憐的人，你將如何逃避啊？

我有說不出的語言，這些，我祇能藏在我底心之深處。從你底無辜的行動，我能夠找得出什麼安慰或責難呢？停止了罷，你底如閃電般的飛翔啊！如今，正是夜暗呢。

祇有你能了解我；但是，你能麼？永遠地沉默着，直等到黃昏日落，這却是如何的輕蔑之表示呢？我心沉墜到無底的深淵，我沒有言語了。

你單弱得如同小草，但是眼淚却永不會沾染過你底臉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隨處都是有着風波的啊！但是，我並不會說過你是一個怯弱的人。

讓你隨着我如萍之飄浮罷……

雖然我如今已經不勝其重累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

失去了的南方

海波送了你去，你就再沒有回來呀。我不會送你，致使你底眼睛紅腫，而且臉面也更其蒼白了起來。然而，如今，你也學會了如何發笑麼？

但是，告訴你，當海風吹來的時候，我曾呼喚過你底名字。

你有強烈的要求，追尋着不死的記念；祇是，當夢醒了過來，你無疑地和我一樣地感覺得空虛。

南方的太陽溫暖了你底心吧？海底波浪洗淨了你底淚吧？還有，那不凋的青綠使你知道了青春底消息吧？

啊，請問，榕樹底枝葉如今還是一樣地響着的麼？

你不知道，當海風吹來，那古老的樹枝震動着，從樹梢發出嗚咽似的濤聲的時候，我是曾經如何地感動過的啊。

你有什麼鄭重的語言要來向我傳說呢？在昨夜底夢中你會走向我來，作了些個模糊的怨語。

不可以了解的精靈，就是你呀！

在惡夢之中尋找着，我和你你都作過了主要的角色。記得麼？你會用過你底眼睛和嘴唇，我會用過我底足和手。

自從有了生命以來，你不曾好好地演過喜劇；我也不曾。命運之捉弄麼？也許是真的原由。然而，如今，你應當歡樂了。

但是，不要哭泣——讓我用這純白的衣角爲你拭去那流下你底臉面上頭的

眼淚罷。

等到心底冰冷？等到淚底流盡？等到青春底消亡？等到我們底頸項圍繞着羊毛般的白髮？

然而，無須哭泣——我將用純白的衣角爲你拭去那流下到你底臉面上頭的眼淚。

一九三二年三月。

月季花之獻

沉默而多情——雖然是在那樣幼小的時候，我們就似乎已經看清了生命所爲我們鋪置的道路。從小，在我們底眼睛中就停駐着深沉而長久的凝視。我們愛惜着一滴露水，也愛惜着一朵鮮花。但是，當露水消逝，鮮花萎落的時候，我們又曾作出如何深長的嘆息啊。

還記得我們一同誦唸着『月季花，朵朵紅』的時候麼？你以異邦的聲音學習着我們底語言，惹得我發笑。在四月底朝晨，月季花是盛開了。我們愛徘徊在那光榮的花叢，而互相獻上彼此底呈獻。我給你誦唸着：

“April, April,

加位冷嬌嬌一下

Laugh thy girlish laughter.....”

你曾有微的笑，而給了我以你手中的花朵。

這些兒時底記憶，如今是現得如何地遙遠！然而，假使我們能把生命看得短促一點，像在你身上所實現的那短短的生，那麼，這一切也豈不正是如同昨日？祇是，如今你已經是無能記憶，而這過往的一切在我底身上也漸漸地不能令我記得清楚，祇如同生命之中的朦朧的烟霧了。

你篤信着宗教，直到你底最後的時刻。應當你是得到你底安息了。我如同一個被放逐的囚徒，奔波着在這人之海，背負着生命底重累與疲乏——啊，露與花，我已經停止了愛惜，祇有你底記憶在我中夜未寢的時候，是使我傷心的呀！

在這三年來你底靈魂不曾來入於我底夢境。有時，我想着你底垂飄的黃髮，想着你底沉靜得如同湖水一般的藍色的眼，但是，這奔波與負累已經從我底感覺之中驅走了你底顯現，而祇遺留了給我一個模糊的背影。

在這四月底朝晨，月季花又開得燦爛了。在陽光還沒有照臨之前，我低着頭從

花叢經過。春天快走到它底盡頭呢。我凝視着那新開的深紅的一朵，從我底眼中流下一滴辛酸的淚。你出現了在花叢之中，穿着純白色的寢衣，正如這時間已經迅速地變成了初夏，而你，由沉默的童年，已經越過了那多憂愁的少女時代，不曾經過墳墓底覆蓋與死亡底恐怖，而攜着夏日底繁茂，長成了在我們底崎嶇的路上。我輕輕地摘下了一朵新發的月季，正和在我們底童年一樣，無言地呈獻了，然而，這一次，却是向着空虛。雖然這是三年以來第一次地你在我底幻覺與憶念中清楚地顯現了。你自己，雖然我可以明白地看見了你底髮，你底眼，你底仍然是現得軟弱的姿態，但是我又何從而將你捉捕呢？一瞬眼就消逝了的你底幻影，是較之你底生命還更為短促的啊。即使你底幻影可以讓我擁在我底懷抱，但當太陽升起，帶來了熙攘與憂煩，如同大的流將我衝走的時候，啊，到那時你是不能在我底面前存留的呀！

我緩緩地離開了花叢，攜着這仍然凝着我自己底淚珠的花朵。在墳墓之中你會把一切都忘記了，但是，在我底生活之中，你却何須給我帶來這過於深入的愴痛

呢？花將如秋葉一樣地凋落，而淚也會如夏雨一樣地乾掉的呀。然而，假如你底眼睛是能看見的，你會知道我是怎樣地想要抓住你底記憶呢！

月季花是你所愛的，我珍重着我所採摘的每一朵。我將它們供置在我底案頭，我將它們藏在你所曾經愛讀的書籍，我將它們遺給我所心愛的友伴，然而，當那難以想像的短促的時間一經過去，鮮麗的顏色，香，與嬌媚，都已成爲過去的時候，我底珍重又能算得甚麼呢？

"We have short time to stay, as you,

We have as short a spring....."

那麼，我祇能擡頭向着天上，以等待你底臨降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

失去

失去了宗教，這於我該是如何大的一個苦難呢？

清晨，當我遲疑着在牀上的時候，我聽見了那教堂裏的鐘聲，是那樣幽揚，一聲一聲地敲着，讓那音波一直如同針刺，落在我底心頭，幾乎是要使我落淚。

我想起我們底少時，當我們底媽媽帶着我們跪落在聖瑪利亞底神像面前的時候，我們是曾作出了如何的宗教的激情與神遊的狂喜。那時，一個聖母，頭上有着燦爛的光輝，臉上堆滿着慈愛與摸撫，是如何地使我們底稚小的心完全寧靜了，如同已經沉醉。

有時候，我們在花叢裏面看見了一朵薔薇，上面仍然凝着朝晨的露珠，似乎是對着我們微微笑了。我們會完全滿足，認為這已經沒有缺憾，沒有瑕疵。我們會低下

了頭，用我們底天真的嘴唇，給與它一個親吻，並且，那該是多麼地虔誠，多麼地沒有邪思的啊。

在那時候，我們真是年少，真是太年少了。當那黃金時代底夢，天真而無邪思的幻想一齊都在我們底心頭被摧毀了以後，我們便是永遠地沉淪了，對於這些已經不復能夠再有，並且，連一個記憶對於我們也都變成了稀有的事。

我們到處尋求，悲哀地，失望地，希求着一個完全，正如在我們底少時曾給與我們以沉醉和滿足的那聖母或者那薔薇一樣的；然而，我們會夠多麼地疲乏啊，祇讓我們底心上再出生一些荊棘，使我們連做夢的時候也負着我們底悵惘。

我獨自走上山頭，遠矚着湖波。那裏全是迷濛，我不能從那裏認出什麼來。在我底心上祇有一個大的空白，我沒有方法給它一個填補。我祇有一個深長的嘆息，匿藏在我底心底，然而，我又怎能說出我是嘆息着什麼呢？

在大雪底夜裏，我曾獨自爬行，經過那深山之谷。我幾次陷落着，感覺了沉淪，並

且地獄就正在我底腳下，祇要我再有半個不^{一何解}支持，我就永遠不能從這地獄之中超升了。天堂於我是很遙遠，很遙遠，正在那山之巔頂，我不能擡頭對它作出仰視。

我能有淚流溢，表示出一個小孩子底不滿足與失敗麼？我惟有拚命支持，作着生命之掙扎。然而，這掙扎又是如何地一個空虛呢？一切，僅僅是爲了一個延續，僅僅是爲了一個無有完全的，一個缺憾的生命，而且，自己也意識着這一切已經是命定地如此了。

宗教的激情與神遊的狂喜，如同真正得見了榮光的滿足的微笑，是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是不能追求，而且也無有勇氣去追求這個問題底回答了。我祇是如同倦旅的人背負着自己底重荷，在黑夜之中獨自踽踽於一個荒涼的曠野，無心去細察前面的道路，或者在天空發現一顆星星。

一個年少，一個黃金時代之夢，一經過去，就再也沒有回返的時候了。那時，你是

多麼地了解愛與愁，多麼地在你底聲音與笑貌之中傳達了宇宙底生命與秘密。你輕輕地攜着我底手一同穿過花叢，我們同樣地輕移着脚步，似乎是害怕着一個不適當的聲響會給那些夏日的昆蟲們以無端的擾亂。

你指着一朵新發的紅薔薇，張大了欣悅的眼睛，從小的嘴上露出微笑來了。你說，「我媽媽吩咐，不讓我們採摘這一朵。」雖然是不能採摘，但是，對着那紅的花朵，我們又何曾表示出半點遺憾呢？

教堂裏的鐘聲響了，是爲了耶穌底受難，我們隨即跪落了下來，就在那新發的薔薇花前。我們互相作了擁抱，畫了十字。有眼淚從你底眼角流了出來，你底幻想是那樣深。

「人子受難了。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給了他以酸苦之杯。」你說着，我也流淚了。我們同樣地感覺了痛苦，從穉小的靈魂發出了戰慄。耶穌帶了他底榮光，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薔薇花前了。

但是，在這生之旅途，我們是怎樣地被放逐了呢，從我們底少年時代底黃金之夢，那無邪與天真？我們漸漸地被消溶了，如同渺小的石塊被投擲在巨大的溶爐之中。我們底年少的心，我們底宗教的情熱，都被溶化了，祇留下了一些渣滓被我們拖着，到處地遊走，如同一個冷漠的，無動的靈魂之幻影。

我們被壓抑着，感覺了難耐的沉重，因之而發出絕叫，完全忘却了我們底少時與那宗教的心。我們日益沉墜着，遠離了我們底榮光之故鄉，無論在什麼地方，永遠是闖遇着煩惱與憂鬱，憤怒與瘋狂了。我們底心如同迷途於黑暗，雖然奮力摸索，但是永遠也不能從我們底苦難之中逃脫。

你底頭髮變成散亂，我底形容已經枯槁，這時，倘若我們相遇，我們是一定不忍作出回憶，以增長我們底不能言說的心之苦惱的了。

我仍然想着我能拖帶着我自己回到我底祖國，雖然經過一些險惡的波濤，但是我底祖國底邊岸是一定不能忍心給我以殘酷的遺棄的。但是，當我走上了岸邊，

我所看見的已經不是從前的一切，那麼，我會得到更深的沉淪，而且永遠也將不能自拔於悲哀的泥土啊。

清晨，當我遲疑着在牀上的時候，我聽見了那教堂裏的鐘聲，是那樣幽揚，一聲一聲地敲着，讓那音波一直如同針刺，落在我底心頭，幾乎是要使我落淚。

唉，失去了宗教，這於我該是如何大的一個苦難呢？

一九三二年四月。

拉麗山達

那時候，我們底駱駝號叫着，你懷着熱情奔來就我，啊，你還記得麼？我從我父親底匣子裏偷出了香料和珍珠，曾以之持贈你呀！

你那時是表現了嬌羞與驚異，從你底臉上浮起了如嬰兒般的紅霞。

你說，「我父親討厭你父親，並且他會討厭一個隊商底兒子呢。」

啊，你還記得麼？我牽了你的手，你不曾拒絕。啊，拉麗山達，那時我們就相愛了呀。

夜晚，我們在你父親底帳幕旁邊支起了帳棚，夜是有一些兒寒冷。你潛藏着在你媽媽底身旁，對着那羊脂燈作着癡望，沉在回憶裏了。

你還記得麼？你輕聲地歌唱着，不曾作出舞蹈。你爸爸在牧場上還沒有回來。

你唱着，「啊，西爾斯達呀，原上的鮮花，爲了你，我底肢體已經疲倦於舞蹈呀！」
啊，你還記得麼？當我吹了笛和着你底歌聲，你有憂鬱的微笑。啊，拉麗山達，那時我們就相愛了呀。

你父親吆喝着羊羣，從原上歸來了。他粗暴得好像生了氣，對着我們和我們底駱駝作出謾罵了。他說，「無賴的隊商們是來引誘我們底女兒的。」

你不曾辯解，因爲你是憂愁着了。「爸爸是有了多麼猜疑的心腸啊！」

你舞蹈了，偕着你底爸爸。你媽媽因爲有了過分的疲勞，已經是沉睡着在羊脂燈前了。

啊，你還記得麼？許多的淚珠是濕透了你底衣裳。啊，拉麗山達，你是有了一個思念了呀。

月亮照着艸原，我在我父親底帳棚外面徘徊着。啊，拉麗山達，我不會歌唱，我底心是沉墜着。沙漠是在艸原底旁邊，當月亮沉落，我們要越過它呀。

你不會睡眠，你父親却醉飲得沉迷了。你在羊脂燈前彈着琵琶，沒有來悵望這月色。

我呼喚着拉麗山達，你却沒有給與答應，因為，在你底喉頭有了哽塞，你是淒涼着呀。

啊，你還記得麼？許多的淚珠是濕透了你底琵琶。啊，拉麗山達，你是有了一個思念了呀。

我走進了我父親底帳幕，跪在我父親底阿利神像底面前。你父親會討厭着隊商底兒子，我父親也會討厭一個遊牧的姑娘的呀。

在天明以前，駱駝會號叫了，那時我父親會起來，帶着我離開這艸原而越過沙

漠的。

你悄悄地走出了你父親底帳幕，來到那月色照明的艸原之上。你呼喚了西爾斯達底名字。

啊，你還記得麼？在月光之下你底眼睛是如何地明媚，使我完全迷惘了呀。

我說，『在天明以前我們會離開了呀。我父親是想着地中海岸的城市，不想再回到這艸原與沙漠了。他會帶着我同行呀，呵，拉麗山達。』

你說，『不要同去吧，西爾斯達。我沒有哥哥，沒有人能夠阻止我呀，呵，西爾斯達呀！』

你斜依在我底懷裏，我爲你解下了我底斗蓬，遮蔽了你底單弱的身體。

啊，你還記得麼？在月光之下你底頭髮是如何地繞在我底胸際，使我完全迷惘了呀。

在天明以前我爲你驅了五十頭羊從你父親底產業，你在你底肩頭負了我父親底最細的布疋。啊，拉麗山達，我們是從家庭底神之前逃跑了呀！

你說，「西爾斯達，你是一個生來的遊牧人，你是更強壯，比起我自己底父親。」

我說，「拉麗山達，到明天，你要爲我們縫織一個帳幕，作爲我們底新家！」

啊，你還記得麼？你底勞苦的縫織，是曾使我怎樣地爲你而感覺傷心了呀。

我和你底飄流已經是五載。啊，我底拉麗山達，你爲我彈奏了琵琶，你爲我採摘了鮮花，但是，如今你是這樣疲勞，夜露是這樣使你寒冷呀。

聽見了羊兒底鳴叫，你是流淚了，啊，我底拉麗山達，你是想起了你底父家來了呀。

你底頭髮了熱，你底呼吸急促了，啊，我底拉麗山達，你是已經病了呀。

如今，你底臉是變成這樣地蒼白，啊，我底拉麗山達，你已經這樣地憔悴，你是爲了這五年底飄流使你不能再留下一點歡愉，以消遣我們底寒夜呀。

風在原上吹着，今夜是這樣寒冷呀，啊，我底拉麗山達，你有了抖擻了，你是畏怯着了呀。

你底肢體是這樣軟弱了，你已疲乏，啊，我底拉麗山達，你是不能再作前進了呀。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需要一點乳酪麼？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需要把火移到你底面前？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需要再爲你加上一件輕的羊皮衣？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要我爲你彈奏琵琶？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要我爲你輕聲唱出一曲情歌？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要我爲你作出沉醉時候的舞蹈。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已經完全倦怠，垂下了眼臉。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已經完全沉默，不願意再開你底口。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已經完全冰冷，祇如同這原草上面的寒夜。

啊，我底拉麗山達，風是吹着了，在這原上，今後，你不再知道我心底悲傷了。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已經死去，你將不再看見我仍然遊牧在這原上了。

啊，我底拉麗山達，你需要在甚麼地方埋葬？

啊，我底拉麗山達，在這原上你底心會淒涼了。

啊，我將不再在這原上生起火焰呀。我甯願有豺狼來，奪取我們底羊羣。啊，我底
拉麗山達，我甯願我自己也被豺狼嚙吞。啊，我不會再歌唱呀，我底拉麗山達，我不會
再歌唱在這原上了啊！

一九三二年四月。

晚 傍

飄流的心

夜是有一些兒寒冷。

不是除夕麼？

在我們底火爐上頭，還存留了一星兒小小的火燄；一枝梅花橫臥在案上，現出了殘年底疲倦與哀情。

沒有春天呢，我底心。

我有一些沉思和回憶。

啊，這連年底飄流。

季節與年歲之轉換麼？祇給與了我一些悵惘，而且這過去又猶如一個黑坑掩

蓋了青春的心情。

唉，這如夢的生命！

唉，行蹤如浮萍！

唉，我感覺了一些寒冷！

命運，你將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無論哪裏，都沒有我底家。

我曾被人揶揄說，啊，你可憐，你是無家的人；然而，自己更是茫然於生命爲我畫上的曲線。

如今，寒夜是這般淒清。

走罷，一個飄行！

走罷，一個飄零！

我給你說，我有一些兒膽怯，有一些兒恐懼，我甯願倒睡在此，等待着命運之引牽。

唉，你底面影！

唉，我底戀情！

唉，飄流的心！

到明年會有一個春天，你說。

我說，到明年我已經前行。

想罷，從這裏，我底眼睛遠望着前程，越過了大海，山巔，和黑暗的森林，在寒冷的夜深。你豈不知道我是一個疲倦的飄流的人？無論是今年，明年，寒冷或者春天，都不

能變改我底心情。

啊，你天際的星星，常黎明與曙光到來，你會無踪無影。
明年，他們會有歡樂，爲了這未來的春天。

一九三三年一月。

AU REVOIR

到那時，你能尋見她麼，在這揚子江底邊際？

在這裏她不會留下她底足蹟。

一個遠去，一個隔離，那是千里，萬里。

遠遠的前程，江水牽成一線，你底心，將會永遠沉淪。你將沒有記憶，因為怕那記憶會引起了一些愁緒，而且任你如何尋思，那記憶又如何能記得起？

低低的暗泣深深的嘆息？

你會說，『在那遠方你是如何宿棲？』

一個輕微的回聲會回答你，『我已昏迷。』

啊，我不能留下你，你也不能爲我停息。

爲什麼？你豈不會是我底歡喜？

如今，一個遠去，一個隔離；千里，萬里。

前路是茫茫，這一條長江，我底心，已經沉溺。你無須哭泣，因爲我已經昏迷，我不敢再對你說我會保持這相思與記憶，也不敢再告訴你有你底記憶永存在我底心底。

水流得這般急；我和你長隔離。

我會說，「你在什麼時候可以歸回？」

你會輕微地回答，「休問歸期，休問歸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

傍晚

傍晚的時候我們生起火來，因為兩個人都感覺了難耐的寒冷。我們無言地整理着火種與柴炭，聽着紙窗外面雨聲底淅瀝。

在我底心裏是沒有一點火焰，看着那木柴漸漸地發紅，我是悵然了。一些沉默的回憶鎖住我，使我稍稍地感覺了沉重。火慢慢地燃燒了起來，給與了一絲兒溫暖的氣息。

孩子垂下了他底頭，俯依在我底膝上。在他底心裏有了一些寂寞：一個愛人，一個姐姐，一個媽媽，在那孤寂的心裏填塞了空虛的空白。他悵惘着，想要哭泣。

我給他誦唸了流浪者之夜歌，但雨聲是淅瀝着，而且有風在紙窗外面呼喚，如同一個深長的嘆息。我沒有眼淚，也不能發出一個微笑，我祇倦怠地掩了書卷，對着

那爐火作出我底深思。

爐火將近熄滅了，在我底心裏引起了一個惆悵的回憶。

『你是有了一個憶念？』

我沒有給與回答，祇用手摸撫了他底頭。

『你底憶念是那樣深。』

我嘆息了，如同在心上釋去了一個重負。

『我們是沒有法子使這爐火燃燒的，』我說。

『因為缺少了那燃燒爐火的人，』孩子底回答是這樣地正確，因為我是缺少

着。

『她會憶念到你。』

『然而我們沒有法子使這爐火燃燒。』

我有了一個抖擻，但孩子給與了我以他底手。暗夜是在雨中巡遊着，風聲做了

它底呼吸。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感覺了寒冷。

心向着黑暗沉落了，緩緩地，使我感覺了重累。我如同是在悵望着一個黑暗的郊野。在那裏，遠遠的天際裏，一顆隱約的星星發出了一個輕微的嘆息。我說了，『啊，願你是安寧的。』

孩子俯依着頭在我底膝上，嗚嗚地哭了，他感覺了一些寂寞。我擁抱着他在我底懷裏。

爐火已經熄滅盡了。

『已經熄滅盡了，』孩子說着。

『是的，我們是沒有法子使這爐火燃燒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

沉 默

我愛着這沉默的相對與無言的深思。

當我們同在那斗室，我是沒有言語。我沒有說話底要求，祇微微地感到我是在一個夢寐之中，然而這却沒有一個夢所能有的那樣的真切。她底影子是朦朧的，在我底面前恍過，那如同一個幻影。我幾乎是有一些慚愧，爲什麼我是落在這樣的境界裏面了。

她問着我爲什麼我是沒有言語。我應當怎樣地回答呢？我說我沒有那個要求，或者說我是有了一些疲倦，因爲我是經過了許多的旅程。然而這樣的回答是多麼地不適宜於這個場合呢？我想我應當繼續着沉默。我沒有給與回答，祇凝望了她一眼，用我底深思的眼睛。

「這是甚麼意思？我不能不說你是使我如同落在夢裏了。爲什麼要挽着我在你底夢裏呢？唉，我不能不告訴你，我是不適宜於那個的。一個沉默就是一個窒息，一個夢就是一個欺騙，不明白麼？唉，我是不能忍受於這個的呀。」那聲音充滿着嚴厲，使我慚愧。然而，我豈不應當繼續我底沉默？

我有了一些深思，我想着這個遇合是怎樣地臨到了我們，並且它所帶來的。是什麼？在我，一個被海波逐送着的人，這一切會要代表一些什麼意思？對於她麼，啊，我沒有想，因爲她是離開我底深思太遠了。她也祇能枯坐着，不願意再說一句話來打破這沉默的場面。

我擡起了我底頭，我想要看清楚她底臉面。她底臉面是憔悴了，身體也現得很單弱，支持着在那矮的椅子底背上。在她底臉上也浮現了深思，這是關於她自己的。我不願意打擾她，並且，我也不敢。因爲她底臉面是說着莊嚴。

「那麼，你永遠是沉默着的？永遠你不會在我底面前表露你自己？永遠你是在

你自己底深思之中你不會再想到別的人？」

我有一些戰慄，因為已經是夜暗。斗室裏面是充滿着寒冷，似乎是有雪會降落下來了。我呼了一口氣，全身感覺着使我沉墜的重量。她也轉過了身體，望着窗外。雪片是開始從窗外飛舞進來了。

「願意有一個掩埋，把這一切。」

我立了起來，握住了她底手，感覺一些慚愧。

一九三二年，一月。

尋找

『啊，弟弟，道路是這般泥濘，我們怎麼能夠前進？啊，這是什麼城市，這市街是叫作什麼名字？我是疲倦，如在夢中一樣地拖拽着我底腿。你為什麼要帶着我來到這樣的地方？』

『不要埋怨罷，哥哥，爲了尋找我們底姐姐的原故，我們會永遠地失去她了。』

『啊，弟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們底姐姐？！在這個世界，除了我底弟弟，我再不能想到我還其他的親屬。弟弟，祇有你爲我攜着漂流的拐杖，牽引着我底失明的路途。除此，祇有風吹着我底臉面，雨淋着我底頭髮，和那凶暴的海波，它們爲我洗浴着身體。』

『哥哥，你忘記了，你底記憶已經不是和從前一樣。』

「啊，弟弟，我是有一些衰頹，在我底脚下我感覺了泥團。我有了忘却，因為我底記憶將使我更為蒼老。」

「哥哥，你能看見一個光明麼？」

「啊，弟弟，沒有光明。在我底失明的眼睛，是停棲着永遠的黑暗。我是害怕着我底手和足也會失去它們底感覺，使我除了你以外不能再有一個扶依。到那時，倘若我失去了你，我底生命也同時得到完結。」

「握緊我底手罷。」

「啊，弟弟，我是握得太緊，但是，你是把我引向了什麼地方？你是不是想把我帶到死亡底面前？這裏為什麼是這樣寒冷？這寒冷是說着我底絕滅。」

「不要埋怨罷，哥哥，爲了尋找我們底姐姐的原故。我們離開她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你感覺了孤獨，我失去了依戀，我們一同走上了漂泊的道路。」

「我已經不能記憶。」

「但是你底聲音是有了哽泣。」

「因爲我不能忍耐這心上的裂痕。」

「你是有了苦痛。」

「給與我你底手。」

「你已經緊握了我底左手，我底右手是握着你底漂泊的拐杖。」

「不要把我向着這條路上牽引，我要跌倒了。你底姐姐不會在這裏。她和我們住在不同的世界，在她那裏有着光明，我和你是在黑暗之中。」

一九三二年，一月。

撇棄

我把王冠撇棄，置於泥塗，任你用你底足尖加以踐踏罷。

寒夜，當我們同在帳棚底一個斜角裏的時候，風吹過沙漠，使我感覺了寒冷；你會說，「俯下身來，靠近我底胸口，讓它能給你一些溫熱。」

但是，這已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已經無有記憶。

在漂流之中我是日夜輾轉，爲了青春之歌我用盡了我底氣力。

如今我已停駐於我底青春底梢頭，我底心已僵硬，不復沉醉於溫情與歡樂；雖

然有時我束裝前行，但是我總不能移開我底脚步。

我做過一百回夢，因此而感覺了一百回空虛。

我豈不期待着一個生命底裝飾如同加上一朵薔薇在我底頭上？

你說，「這樣，擁抱罷，更緊一點！」——但那音響如今於我已是一個虛偽；在我底心上有了填不滿的空白，你不能知道，而且你也無法把它猜透。

我如垂危的老人，在你底面前表現過分的無力了。

榮華與凋謝，春與秋——告訴你，我對此已無所可否。

祇是生命底傷痕在我心留下了蹟印，我雖善於忘懷，也無能逃出我過去的憂與喜；我豈不已經宣說「一切於我是一個烏有，」但我有我自己底執着。

這樣，我把王冠撇棄，置於泥塗，任你用你底足尖加以踐踏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

星

啊，西天底明星，在黑夜裏你閃着眼給我作出招呼。

你是美麗而且慈愛；在你底眼裏藏着我底深幻的夢。

這裏是我，黑夜在四週將我圍繞，我是立在這荒涼的草原。

寒夜使我戰慄而欲蜷縮了身體。

我擡起頭來，對你作了良久之審視。

我不知道應當怎樣稱呼你。

我呼喚你以我愛人底名字。

你靜靜地聽，而有時，是微微地笑了。

你天真而無邪，如同一個純潔的嬰孩；
但你又有着多量的愛撫，如同我底母親。

一九三三年，二月。

SERENADE

二月底星星是這樣繁，唉，你來罷，因為在黎明之前我就遠去了呀。
唉，月亮是這樣圓，這樣明耀，你來罷，給我訴說着你底愛情之約誓。
唉，讓你底唇兒輕輕地在我底耳邊顫動罷，讓它們說出你底愛情。
唉，你底愛情之夢與我底流浪的途程，與我們底不可解的命運啊。

唉，給我說罷，『在我底週圍都是黑暗，你喲，流浪的人，你是來得多麼地太遲了
啊！』

唉，給我說罷，『當我沉墮在那汗泥之中的時候，你是不是就已經到了我底身
邊？』

啲。」

唉，給我說罷，『你呀，流浪的人，你底出現在我底夢中給我帶來了如何的煩亂

燦。」

唉，給我說罷，『在這個世界我從來也不會見過一顆明星，除了你底遙遠的閃

你給我說，唉，『你要接受麼？這是一顆純潔的心，我從來不曾獻與另外的人。』

你給我說，唉，『接受了罷，我底流浪的人，讓它來填滿你底永遠空虛着的心。』

你給我說，唉，『知道麼，只有這一刻你還是我底所有；明朝，一切都會改變呀。』

你給我說，唉，『保存着這個記憶罷，我底流浪的人，在星月還放光明的時候。』

我會回答你，唉，『在星月底下面我無數次織着我底夢寐，我是一個流浪的人

呀。』

息。」

我會回答你，唉，「當原上的草發出芳香，我是在那上面徘徊，不知道到何處安

啊。」

我會回答你，唉，「生命底漂浮於我已經是慣常，我是行過了千里萬里底途路

注。」

我會回答你，唉，「你喲，溫情的姑娘，你在我底漂浮的路上使我把熱情作了摺

呢。」

唉，我給你說罷，「當我悵望着明月，啊，你喲，溫情的姑娘，你與我相隔得太遙遠

返。」

唉，我給你說罷，「在一個繁星的夜裏，我知道我會踏上我底征途，一去不再回

唉，我給你說罷，「你已是屬於他人的人，我們底夢是只能在遠空徐徐地沉墜

呢。」

息。」

唉，我給你說罷，『到那時，我將忘懷了一切，因為在墳墓之中我已得到我底安

二月底星星是已經隱了，唉，你回去罷，我看見黎明就要到來了呀。
唉，月亮已經西沉了，你回去罷，我不再要求一個首途之前的抱吻。
唉，我將行着漫漫的長途，沉重地拖着我底不堪再經疲勞的兩腿。
唉，漫漫的長途與我底不堪疲勞的兩腿，與我們底深夜的夢回啊。

一九三二年，二月。

二月底原上

雪溶化着在二月底原上。

我對你說，『如今我會正在獵着海狸了，假使我是在我底故鄉。』
你似是有一些悵惘。

我說，『當雪花紛舞在海沫底肩上，在石岩之上我會獨自一人持着我底長槍；
故鄉底姑娘們稱我爲驕傲與殘忍底君王。

『但是，在那裏我不曾見過陽光。』

太陽呈現着在二月底原上。

你悵惘着，睇視着遠地底山崗，你是在思憶着一個遠方，沒有給我以回響。

啊，你，你是我底女王！

你底赤足安放著在雪底原上，我如同你底奴僕斜依著在你底身旁。我不敢給你一個摸撫，因為你保持了你的端莊。

我，是以而有了一些惆悵。

你對我作出了低聲的歌唱。

但你總是吝惜著你底賜與，是以而使得我在心底感覺了悲傷。

我懷念著我底故鄉。

當我獵著海狸的時候，在我底身旁是追隨著無數我故鄉底姑娘，然而那是在我底故鄉。在這裏，你做了我底女王。

你底眼睛說出了你底冥想。

你幻想着一個遼遙的遠方。

二月底積雪鋪滿着山崗，那山崗如今織成了你底遐想。

我底故鄉如今是大海底茫茫。

你沒有微笑，端莊得如同一座神像。照着你底臉面的是二月底陽光，環繞着你底身體的是你底白色的羣羊。

雪溶化着在二月底原上。

一九三三年，二月。

SERENADE

晚上，風吹着的時候，你會來，帶來你底三絃琴。
不要害羞罷，你來，一曲歌，輕輕地！

有微風，它吹拂着我底衣襟和你底頭髮。

夜是靜着的呢，還沒有蟲聲。這祇是二月呀！

桃花還沒有開放。沒有香，祇有你底面顏。

輕輕地，你底脚步，踏着——在初生的草上。

訴語罷，你來。或者，祇是沉默着，相對。

我們沒有語言，然而有着了解在空間浮動。
然而，輕輕地罷，你底歌聲，這是夜半了啊！

一九三二年，二月。

湖上

夜幕在降。湖上，小船揚着帆——你底歸程。

在山坳裏印着了你底足蹟。

不要將桃花瓣投向水面罷，漂泊所帶來的是命運之暗影。

空枝會使你哭泣；我沒有安慰。

艙板上頭，暫且安歇你疲倦的肢體啊！

明年啊，不要提起時間，它有一個巨長的手臂。

星光底下，留不住我們底痕蹟。

不要再搖向湖心去罷，湖水是茫茫，山還在遙遠的那邊。

憶念是深而長，然而無法捉住一個端緒。
那麼，湖上，暫且安歇我們底肢體罷！

一九三二年，二月。

SERENADE

我曾在人海底逆流之中飄行，並且作出了猛烈的掙扎，這於我並不是一個偶然。也許，給與這生命以記念的也就正是這微微的疲倦之感麼？

在你底面前，我不曾淒然地說過「我已不能忍耐？」在暗夜之中，我豈不是時伸出了我底手，作着盲目的探求，希冀着，而且因此感覺了愁苦？

有時，我以爲我會永遠沒有聲音，祇徐徐墮於塵土，如同一片落葉，在一個秋末的黃昏。但是，爲了這心頭的重負，我是頹然而作着興奮，正如囚徒之掙扎。

我收藏着我底回憶在我底心底——那裏有一輪海上的明月，或者深林之中的一個風暴的夜晚。我無語，在心底表示了平寂與無言的波濤。

我愛靜聽山寺底鐘鳴，發自一個沉靜的深夜，讓它底聲音敲擊着我底心之膜，

使我茫然入寐；或者想着在世界底外邊是有着憤怒的海。

一條長的紐帶是將我們緊緊地縛住了，世界正如同一個夢。我底尋找與追求，在這裏是會沉落了下來，使我把靈魂之幽怨變作了一池止水。

也許我會倉皇地奔向你前，漠然佇立，不知道怎樣用言語表露我底心。也許我底眼睛會對你直視，在你底面前作出了永遠的悲哀之告訴，使你感覺驚奇。

我掙扎而前行，拖帶着自己底疲倦，爲自己作出了記念。我會永遠地記憶着這生命之逆流，並且你在裏面所散佈着的惡夢之氣息。

你會說，『這太像一個夢了，這夢境我從來不曾經過。』我會無言地停止脚步，立在你底身旁，如同已經畏怯於遼遠的旅程，逡巡而不敢前進——你將有催促。

我已無如川水般的眼淚，祇留有微微的疲倦與淡漠。你會有嘆息，失望，與悲哀；但是，那時我已會再復踏上人之流，在那逆流之中遲疑而行進。

我會感覺了負擔底重累之加增，老年與衰敗之來到，或者不曾想到的止息之

拜訪。你將沉默無言，對着我底背影作出一個傷悼之凝視。

我將獨自聽着遠寺底鐘鳴，發自東方日出時分的霞彩。但是我已無心細聽或者觀賞，祇把沉重的脚步在波濤上面探試，掙扎着自己底生命。

你會淒然說出，『你已年老，已經不堪再向前行。』但是我底耳朵已經不能對於你底聲音再加分別，因為如今疲倦於我已經是更為深沉。

我縱目前途，遙矚着憤怒的海在世界底那邊。我底心將變作淒涼，生命之記憶於我會變成一個大的忘却。我將惶然而無所棲止，以是而倒臥。

在那時，我將不再說『我已不能忍耐』，在忍耐之中我已經是一個過去的旅人。我將無有力量再把手伸出對你示意我底心情，或對你作出一個招呼。

你將無語，回想着你底夢和我底夢，因此老年會走上了你底心頭，使你失去了記憶。你將無有怨尤，祇握住自己底白髮，呆立在原來的地方，也不再想有所動顫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

長夜

那時，我織着我自己底夢，你也有你自己底沉思，我們是各自組成着各自底世界，完全是陌生而不相識的人了。我們往往祇各人沉浸在自己底哀愁之中，雖然彼此都深深地感覺了難耐的重負，然而也不肯互相告訴而作出安慰。

唉，我們底鬱結的心是什麼時候始能消解呢？到了這裏，我老實地給你說罷，我不能不希望一個末日底來到啊。

一個毀滅會給我們一個結束，那時，我們彼此將不存一點怨尤，這豈不更好麼？爲了我們底歷史我是不能再有眼淚。

過去猶如夢一般地依稀，而且，我們是從來不曾有過歡樂的啊。如同在黑暗中的一對伴侶，我們是這樣偕行着的呀。

我攙扶着你，越過了森林與大海。你會說『多麼疲倦的途程，』我無語，因為我也有着自己底苦痛。你豈不會看見有眼淚掛在我底眼角，而我也幾乎要昏倒於我底道路麼？我忍住了嘆息，這是因為有了你在我底身旁。豈不知道，一個嘆息會在你底心裏種下不幸的種子而給我以永遠也不能解脫的哀愁麼？我們是互相扶依的伴侶，而又是完全陌生的旅客。

在人海之中你是怎樣地奔向了來，而我也曾怎樣地對你張開了我底寒冷的手臂！我曾說：『這個相逢會使你失去少女底容顏，而忘却青春底夢的呀。』一絲眼淚曾流下了你底眼前，而我亦祇能忍住哭泣。於是我們互相結合了冰冷的唇，而偕行於這植滿了哀愁與寂寞的道路了。你無言，時時窺視了我以沉默的眼。然而，這豈是我們底希求，這是我們底不幸。

夜已深了，去罷，我們：我們無有故舊，也無有朋友，我們祇各人自己認取自己底道路，趁着這黑夜而作出一個渺茫的摸索罷。

到那時我們會有記憶，然而，記憶是屬於過去的事了。我將在黑夜裏頻頻呼喚你底名字；你將永遠低垂了頭，感覺辛苦。

我們將希望着毀滅如同一個救贖。我們將把生命看做不能擺脫的負累，在沉默的憶念之中我們將隨着草木而腐朽。

世界底末日與宇宙底哀愁：我們將戰慄於暗夜的途中，不復再有言語。在倦怠的途程之中我們會永遠無有甦醒。

這樣，我們結束了我們底夢寐罷。然而，我們仍將互相表示着平寂，如辭枝的落葉互相作出沉默之睇視而得到了解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

殘夢與悵惘

唉，我們是怎樣地失望了於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夢境呢？至少，在我，當那疲倦之感偷偷地襲入了我底心底，我是這樣地懺悔着了。

我們對於一切已經是多麼地熟識，多麼地過於了解了啊。我們再不能如同小孩子一樣，在稚小的心裏織着那些美麗的夢境，而信托地安生於其中麼？

現實是這樣地壓倒了我們，而且，無數個舊的經歷使我們把神聖和奇蹟都看做了平凡，在尊嚴之前不能作出戰慄，在榮光之前不能作出感激了。

一切在我們底心裏祇如同一個洞穿的牆壁，我們已經從這邊清楚地得見了那邊的世界——能夠希望得到的是什麼，能有什麼給與，不是很明白的麼？

以是我不能再作出孩子般的憂與喜，或者倒在你底懷中訴說着心底的苦痛

與歡悅，而你在我的底面前也懶得有真的表白，因為自知那一切已是過去了。

我們不會痛哭麼，在我們底旅途之上我們已經行到了這個絕境？在深夜之中，當我們點燃了那記憶之燈而回想着的時候，我們是會悵然的呀。

我們用血與眼淚製造着我們底夢。我們作着青春之幻想，如同想從已被擠乾了的檸檬之中再來榨出一些液汁作為我們自己底安慰。

我們閉着眼，深深地擁抱，將各自底嘴唇相互地緊貼，提防着一個過於沉重的呼吸，怕它會發出太大的聲音而驚醒了我們底夢寐。

我們把各自底眼淚相互地滲合，把各自底血液相互地作着灌注，希望從這些交通可以產生我們底裝飾，為着我們底既已枯涸的生命。

然而，是怎樣地我們對於這一切都失望了呢？是怎樣地我們終於自認了這一切都是我們底幻覺，我們底不可挽回的失去之掙扎呢？

我們互相從各自底聲音之中認出了欺騙，我們底目光不敢再相遇了，因為那遇合會使我們把那不能自信的現實再加上一個鐵的保證。

我們是怎樣地熟識了這一切了啊！一個擁抱，一個親吻，一個愛情之宣告，或者，甚且是一個含情的眼睛底凝視。我們是疲倦於這一切了。

當我們第一回相遇，在那最初的一分鐘，從我們底眼睛之中就說出了驚異與愛情。我是疲倦於旅途的人，而你，也是在生之流中作着輾轉的啊。

我們都會受過試探，在失敗與跌倒之中我們都會嘗味過苦痛底酒杯。在我底心上我負着我底傷痕，而你，也不是有着沒有烙印的皮膚的人呢。

我們沉默無言，互相用眼睛作了深情之驚視。我們互相給與了各個底手——祇這樣輕輕的一個接觸，我們就已完全了解了。

然而，我們是怎樣苦心地織了我們底夢寐呢？我說，『我感覺了寒冷，』你回答

說，『我也是缺乏着溫暖的人呀，——我們以是而流下了熱的眼淚。

寒夜，當我們互相擁抱着在黑暗的斜角裏，從我與你底眼睛，都會流出血紅的淚絲。我們各自幻想着我們如今是獲得最後的幸福了。

只是，神聖與奇蹟是不再在我們面前顯現，我們底眼淚和血液祇給我們作了無用的犧牲。惟有在惡夢之中我們才能獲得我們底期望。

我們已經不能痛哭，灑淚，爲了我們底殘破的夢。我們不都是已經對於這一切過分地熟識了麼？但是，在我們底心底是橫着了多少不可以互相訴說的淒涼呀。

我們悵惘着於明月初上的時候，雖然仍然是互相攜着了各自底手，然而我們已經不能記憶我們底手是怎樣地在第一次作出了緊握，因爲那一切已經殘破。

在昏黃的燈下，我們會互相凝視，想探索着彼此底悲哀之奧秘，然而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是隔離了的兩個，因此而在我們底心中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我們祇能沉默相對，互相作着隱瞞，雖然明知道隱瞞如今已經失去了力量，但是我們不能作出更坦白的表示。我們會彼此相對而感覺了心底戰慄。

當夜夢回來，落在我們底心底，我們會有一些兒悔，因此在已經乾枯的眼中流出傷心的淚。然而，我們將自認那失去的一切已經不能再去追回了。

是這樣地，在我們底殘破的夢中，我們會互相撫着各自底傷痕而彼此作出欺騙。在我們底旅途上，我們祇互相傳送着悵惘的眼而追悔着我們底記憶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更 深

序 OVERTURE

頭部昏沉着，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所感覺的是什麼。

風，在遠遠的地方吹，唱着不知名的曲調。

啊，我啊，我缺少強暴，我太軟弱了。

雖然是強有力的酒，也沒有能提起我底興奮，祇使得我更爲沉默。

台監報告着，序幕已經完了，再來的會是正曲。

然而，誰知道這却是一個斷曲啊！

觀客們都失意地回去了，但是在每一個人底心中都有了深沉的印象，都說道，

這是一幕美麗的序曲。

唱罷，唱罷，永久地唱，無休息地唱啊。

但是，演員却已疲倦，並且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扮戲的演員，而自擬於戲中的真實人物呢。

也許是因為看破了這是一幕戲，所以才疲倦了吧？

他雖然想唱，但是同時又說，這是不必要的。

是有着風，在遠遠的地方。

我呢，我却祇有這軟弱的幻影。

也許，你不知名的友人，你要把它裝飾起來，永遠地懸掛在你底心頭麼？
啊，那是不必要的啊。

從這裏去呀，經過了那個地方，再又折轉回來。

停留着呀，死一般地停留着在這裏。

不要動顫呀，無活動豈不是更好？

啊，沉默了，而且死了！

從那邊傳來的聲音，是這般說着的：

『啊，我需要什麼高揚啊，什麼飛躍啊？

我不曾給你什麼，你也不曾給我什麼。

你有什麼留下的呢？我留下了什麼呢？

從前，我們是不相識；現在，仍然是一樣的呀。』

一九三二年，二月。

FANTASIA

我把陽光遮蔽，空氣停止，在黑暗與窒息之中唱一曲惡魔之歌。

我且把你底喉頭攔住，更把你底眼睛遮蒙，讓你不能呼吸也不能看見。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誰願意把你帶到高山或把你扔向深谷？我知道就是立在絕壁的懸崖，你也不會動心。

誰願意給你看那猙獰的面孔？我知道醜與美在你底心中早已失去了分別。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不要你聽見那遠地傳來的呼殺的聲音，祇讓你感覺得極端的沉默。
風不會吹向你底胸懷，無論是寒冷，或者火熱。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讓你沒有要求，並且，也沒有等待，因為要求和等待原是不可以分開的。

還有，從空無之中你可以捉得住什麼呢？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可曾見那海上漂浮着的白雲，和那在波濤之中洗浴着自己的落日？

光明原不是永遠的；黑暗，也不過如是。

成了，啊，奇蹟之奇蹟！

在這一剎那間，你就將沉醉了呀！

一九三二年，二月。

南方之歌

號筒底聲音——那是灰色的兵士們所做出來的事情；除此，就不能聽見什麼聲息了。

啊，這南方底冬天，這麼地溫暖的。

午後的太陽照着窗外的公園，使其現出了初春底景色。

但是，且慢着，這是你自己底感覺麼？

啊，王冠之撇棄，你破衣敝履，蓬亂着頭，在街頭吹簫而乞食的人兒！

以神祕之眼，監視着前程，忘却了路途之遠近呀。

留心你自己底曲調啊，不要過於悲抑了；

藝術者之心底，是隱伏着過去的經歷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

夢

是怎樣的愛與恨底夢，我們拚命地織成着呢？——如今當我們無言相對或者彼此凝視着各自底眼珠的時候，我是感覺顫慄了。

我們用眼淚和鮮血織成我們底夢寐，愛情與仇恨橫梗着在我們底夢中。我感覺了世界之旋轉與我底心頭所忍耐的重負。

我給你說過我無怨尤，在一切之前我無反縮。酒與血在我底眼前不能作出分別，我能讓我底淚之泉永遠流放直到它底無可補救的最後。

你仍然同時裝演着天使與惡魔底脚色罷，我是馴羊與猛虎。我哀啼於母親底懷抱，我也覓食於巉峻的山崗。那時，我們仍是沉默。

一九三二年，一月。

感傷

疾病與煩惱！人世啊，對於生命的愛護不就是留戀於苦役麼？

在我底全身我感覺了如重網一般的縛束，雖欲掙扎，也無奈氣力之枯竭呢。

頭部是感覺着微微的熱，思慮是無有端緒，好像是不能清理的欠負呀。

手是戰慄着，不能握住筆管；是說不上可以借此來發抒心頭之重壓的啊。

如此，我惟能於昏沉之中厭惡着人世底喧嚷，而把眼睛永遠向着虛無能。

一九三二年，二月。

感傷之女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喚着人名的風。

是有月光照着那婆婆的樹影。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是想落下淚來，然而却祇隱忍。

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喚着人名的風。

是有白的鬼影在眼前閃跳着。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是想落下淚來，然而却祇隱忍。

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提起了筆，寫給遠方的人。

然而，找不出適當的話。

祇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裏病着，而且思念着你。」
祇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裏病着，而且思念着你。」

「我感覺得一切如夢，朦朧而且易於消逝。」

「我感覺得昨日不能夠延長到今天。」

「我感覺得死神有一天會降臨到我，」

「而且來攜着我以同去。」

「告訴你罷，我感覺得死於我是更為幸福。」

「告訴你能，我感覺得生命是沒有意義。

「告訴你能，假使我對於生命還有留戀，

「我就不會躲避着你了。

「今天我會哭泣，

「是因為看見了那浮橋之幻影；

「你底記憶，如今

「也祇能讓我在幻影之中追尋。」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筆，垂下了，躺在不整理的桌上。

蒼白的臉映着滲澹的燭光，似乎是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

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月，沉落了，夜要走到它底盡頭。

蒼白的臉映着滲澹的燭光，似乎是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
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

沙漠之歌

是在沙漠之中我們再又遇着了。

那一回遇着你，你是一個孩子底母親；如今，你是兩個底了。

生育底苦痛使你已比往昔憔悴，然而你還是美麗的啊。

誰說有了遊牧人的父親的孩子就不會美麗呢？祇是可憐的孩子們是直到如

今還認不出他們底父親來呢。

你披散着頭髮，牽着孩子們而憩息於橄欖樹之下；想要發現一口井，然而終於沒有。

孩子們真乖呢，一點兒也不啼哭。

你一點也不埋怨他們底父親，那些沙漠之中的遊牧者。

孩子們也沒有過分的詰問，雖然見着漫不相識的人也會喊着爸爸。

你教給他們唱着：

「爸爸是遊牧的人，

如今已經走向了山底那邊。」

——是如何美麗的音樂啊，使人不能不想到他們底血管之中是有着流浪者之血液。

女兒，還過十五年，不就是沙漠之中的漂亮的牧羊女麼？在草場之中會要顛倒多少的少年啊！

孩子將來也就是曠野之中的弓箭手呢。

美麗啊，母親中之母親，在沙漠裏面的啊！

洛麗亞啊，來歌唱罷，如今風吹着沙礫。

讓我牽着西弗崑，你抱着安洛娜罷。

你低着頭想着誰呢，洛麗亞？

孩子們底爸爸麼？一個到了亞刺伯，一個渡過了紅海啊！

他們吹着笛，唱着歌，不會再想到西弗崑和安洛娜底母親呢。他們是快樂着啊！

流淚而傷心的是蠢人呀，洛麗亞。

將水瓶頂在頭上，手向上升，微微屈膝，這是沙漠中的女兒之所禱麼？

啊，頭髮垂到了足跟，眼淚是如泉水般地流着的呀。

要我彈着七絃琴爲你傷心麼？

要我吹着角麼？

啊，洛麗亞呀，蠢的女人呀！

風吹着沙礫呢，空中是迷漫起來了。

沒有帳幕，今夜到何處歇宿呢？孩子們睡在沙漠之中，是怪可憐的呀！

西弗崑喊着每個持弓矢的人爲『爸爸，』忘記了真的來源，然而却睡得甜蜜啊。他擁着他底妹妹，似乎是說『我們是異父之同胞。』

洛麗亞，你沒有羊羣呀，沒有牛，也沒有馬呀；

沒有乳酪之飲食與羊皮之帳幕，這是可憐的牧婦啊！

風在吹着沙礫呀，洛麗亞，不如唱着歌，我們喚醒孩子同過山底那邊去罷。

一九三〇年，六月。

SKETCH

潮水挾着青草和木片緩緩地流了來，幾乎是不使人注意地，要把我們底橋淹沒了。

啊，這小河今天是多麼歡樂啊！

因為是雨後，蛙們歡唱了，唱得不高，也不熟練。幼小的生命們，還不曾學會一個更巧妙的歌曲呢。

不是六月了麼？

小羊站在河邊，不喫青草，只蠢笨地望着河裏有魚能跳出水來，或者是對着那遠處樹林上頭的淡煙作着癡想。

啊，這美麗的夏啊，使它記起了春天。

陌上，如今不正是有人在輕輕地走着麼？

一九三二年，六月。

SKETCH

風在天空吹着哨子，呼呼地響

（這樣說怕是不很對的吧，我說呼呼地響；）

雨沒有落，天上祇浮着一些沒有色彩的雲頭。

冷麼？也說不上是那樣，

但是，這總是有一些太不像五月末尾的天氣了啊！

從市街上，我提着水回來。

（用那個小的桶，）

說起來，我似乎感覺有一些疲乏，

因爲我是病啦。

小學校放學了，有些個孩子望着我笑，

小孩子底事情，這是很難理解的；

也許是笑着我底長髮和我底笨重的大衣麼？

並且有兩個年老的婦人（年老得頭髮都白了，）
她們坐在我底門前縫着衣裳。

一九三一年，六月。

春底心

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我幾乎沉醉了，在春底懷中，但是我仍然繼續着找尋。

少女們從我底身旁過去了，他們嗤嗤地笑着，說這是一個癡心的尋找，她們說，

『看那癡心的尋找者。』

似乎是，我是在荊棘之中尋找桃花。

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紅色的引誘，如同處女底唇一樣的，使我沉醉着，不斷地尋找。

越過了荊棘，籐和刺扯住了我底衣角；微風似乎是在怨語，似乎是說我過甚地

冷淡了她。

也許是吧？微風正吹動了我底薄衫。

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蒼古的莊園和廢墟，我在幼時所曾沉醉的，如今都已被我遺忘。

當太陽沉落了，怕人的晚霞迴照着我母親底住屋的時候，有我兒時的遊伴在

那裏輕聲嘆息。

但是，我仍然尋找着，離開着她們而尋找一枝桃花。

一九三二年，四月。

黃昏與孤寂

是這樣地我又帶回了我底疲乏的身體。

啊，這不是我底卑微之居麼？

說什麼卑微之居呢？反正是個安身的地方罷了。

疲乏固然是真，但是，生活是必須的。

有什麼法子反抗那不可以抗禦的事情呢？

人活着不是也喫麪包的麼？

我們底生存與不在，於這個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歡愉着在自己底世界；

我們雖曾流淚，但又何曾有過傷心？

那麼，當太陽下去了，我們就相扶在田郊遊散，

夜晚，就相對而談心或者飲酒；

難道還懼怕一個不認識者之闖入麼？

一九三一年，七月。

煩惱

近來我煩惱得要死。心弦戰動着就好像馬上要迸斷的。

似乎是我又伸出了手，我要求興奮，和刺激，和沉醉，和痛苦。

不如死了罷，死了就可以脫離一切，眼睛不能看見就可以脫離一切。
不如死了罷，死了就可以脫離一切，眼睛不能看見就可以脫離一切。

夜深了，我去找尋我的巢，我底穴。

我去和猛獅在一起，那雄壯的獅！

我去和老虎在一起，那殘忍的虎！

我去和夜貓子在一起，那悲哀地哭着的夜貓子。

完結罷，完結了我底債。

停止罷，停止了我底憤恨。

挖去了罷，這燃燒着的眼；

挖去了罷，這燃燒着的心。

夢不要來，溫柔和甜蜜；

夢不要來，不安和恐怖；

夢不要來，悽慘的；

夢不要來，死亡的。

不要將我埋葬，把我扔在田間，扔在山頂，扔在樹尖上頭。

把我留給狐狸，留給山鷹，留給烏鴉，黑色的烏鴉。

讓我底血從口裏流出來，從牙縫兒裏流出來！我是死了。
我是死了！讓我底血從口裏流出來，從牙縫兒裏流出來。

一九三〇年，十月。

尋夢的人

請說罷，你是誰，闖入了我底夢中？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但是我却從沒有一個安寧的夢。

你所帶來的是什麼呢？請說罷。

一個葡萄或是一個無花果？

但是，我為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我這樣告訴你。

當我尋求着的時候，你會來，會來帶給我一些禮物。

你底衣服是不是黑暗的呢？請說罷。

我沒有想到有光明會臨到我。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夢於我是怎樣的一個煩亂呢，你想。

我沒有怨尤或者後悔；因爲我說我是一個尋夢的人。

你底來到是如何的一個安排呢？請說罷。

我猜想那決不是一個平靜。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什麼不是一樣呢，對於一個尋夢的人？

夜深，你是隱藏了；你隱藏着，沒有讓我認清你底面容。

你不是我所期待着的麼？請說罷。

無論如何，我是有一些疲倦了。

但是，我爲什麼是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啊！

一九三二年，一月。

深 更

每當深夜到來，我往往淪入沉思。當爐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時候，我往往蜷縮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個細微的聲響。夜是安靜的，鼓動着寒冷而輕微的呼吸。有一個朦朧的夢是幕罩着在這整個的古寺般的房屋之上。

庭前的梅花在深夜之中靜止着，傳送着它底清香，經過紙窗來到我底斗室。我不能表示感謝或其它的情意，我似乎是忘懷於這個了。

我沉醉於那巡更的人所敲擊的銅鑼。那音響散發着，給與我以清醒和戰慄。我數着那敲擊底次數，一二，一二，於是，接連着又反覆兩次，這樣慢慢地靜寂下去了，留給我一些悵惘，喚回我底一些記憶。

我沒有抖擻，蜷縮着，安靜地默坐。

我想，在房屋底頂上會已經降落了白的霜，或者夜寒已經使空氣凝結，變成了雪花。巡更的人，手裏持着木棍，另一隻手攜着銅鑼，是在一個轉角的地方呆立着，不願意動顫，不願意在黑暗之中偷窺天色，或者愚蠢地想發現一顆明星，祇是低垂了頭，如鐘擺似地移動他底木棍，在那銅鑼底面上作出敲擊，讓它在夜晚底世界裏發出沉重的聲音。

有一次我遇見他，在他敲擊着四更的時候。是一位老者，衰頹地立在牆底轉角。我不敢對他作一個正視，他也不曾因為我底臨近而作出驚擾。他用枯槁的手移動着木棍，在那銅鑼底面上作出敲擊，一二，於是，連接着又響了兩下。他似是有了一些倦怠。我沒有向他問訊底要求，這樣，我自己仍是默然回到我底斗室。

「他會寒冷；雖然他有着厚重的衣帽，但是他有着衰敗的肢體。他將不能忍受這夜寒，而在那轉角的地方覺得疲倦了。」

我思想着。

在天明以前，當五更敲過以後，他會從我底房間外面經過。他將拽着疲憊的腳步，輕微地，在我底心上作出無數的蹟印。

『啊，你踐踏着在我底靈魂上頭啊！』

於是，我繼續淪入沉思。我想着，我自己在生之黑夜裏曾作出無數的飄行，它們在我底靈魂上而印刻了淡漠的痕蹟。我想着，我是時時淪入沉思，或者在沉思之中尋找一個歡樂。我想着，我有時在深夜之中發出一聲嘆息，使那睡眠在我底腳下的貓和牆腳下的老鼠也擡起昏沉的頭，表示驚異。

於是，我感覺了一些孤獨。我回憶着，除了在這斗室，在深夜之中，我有時也曾作爲一個不合適的客人，闖入了在別人底家庭圈子裏面，不是要求一個慰撫，而是作着一個逃避。

『寒冷或者溫暖，於我都是過分地生疎的。』

於是，我想到了那巡更的老者。這時，他也許是倒睡在他底牀上了。但是，他必然

不能入睡。在他底心裏會有一千個幻像浮動着，關於他底少年時代底熱情，或者他底中年時代底寂寞。也許，他會想到，在夜晚裏，他可以不必提着一盞油燈去照明他底道路，因為他底脚步已經是不願意移動了；他寧願永遠立在那個牆底轉角，等待着，一直到一個意想不到的使者來將他摠扶的時候。那時，也許，他會微微地發出笑容了，從他底枯槁的臉面。

我不願意挑撥那爐火，因為一個完全的奄息更能使我安靜。我蜷縮着，如同那睡眠在我底脚下的貓和牆脚下面的老鼠一樣。當黎明到來，我輕輕地抒出了我底嘆息。

一九三二年，一月。

夜紅

我們

我們是夜之子。我們底生活是黑暗和恐怖。我們，從我們底第一世祖先，就是俯伏着在這黑暗裏面。在這夜底空氣之中，我們滋長起來。

沒有太陽，沒有光；我們是夜之子，從我們底祖先底時代。我們是無數萬萬，被埋伏在這地底下的。我們恐怖着，我們提防着，在這夜底世界。

啊，我們要求什麼，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我們沒有要求，雖然我們有生命。這裏是夜，是黑暗底國境。當黑暗捉住了我們底喉管的時候，我們不能夠發出聲音。

我們如同幽靈，我們在夜底世界裏面潛伏地行走，我們，無數萬萬的夜之子，在這黑暗之中蠕動。我們排成了我們自己底行列，在這沒有光明的路途之上。

啊，我們將上那裏去，我們，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這裏是夜，是黑暗底國境。當黑

暗蒙蔽了我們底眼睛的時候，我們是什麼也不能看見的。

我們能看見什麼？——夜與黑暗。

啊，我們是無數萬萬，我們排成了我們自己底行列。我們在這黑暗之中摸索着，受盡了恐怖。黑暗沒有仁慈，它是殘忍而且暴虐。

我們，我們能夠從黑暗要求仁慈麼？

我們底兄弟們在這黑暗之中一個一個地死去，夜之子們一個一個地死去。夜是殘忍而且暴虐，我們，我們這無數萬萬，是在殘忍和暴虐之中長大了起來。

生命於我們沒有價值，因為它底存在底權柄是屬於黑暗的。我們底生命幾乎是並不屬於我們，但是我們是有生命。

啊，生命！生命對於夜之子們能有什麼價值呢？我們永遠是將生命用我們底兩手捧着，當時候來到，我們將它向着黑暗供奉。啊，生命！生命是夜之子們對於黑暗的獻祭禮。

啊，我們，夜之子。我們底命運，我們底命運是一個烏有。當我們授與了我們底生命，在黑暗之中並不迸出一個火花。啊，我們，我們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排成我們自己底行列，我們，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我們是在黑暗之中行走。我們永遠向前，我們永遠越過，但是我們永遠沒有達到什麼地方，在這黑暗底國境。

啊，我們底孩子，他們是如同我們一樣麼，猶如我們是如同我們底祖先一樣？啊，我們底孩子，他們會永遠潛伏在這地底下的麼？

啊，我們，夜之子，我們底命運！我們底孩子們在這黑暗之中一個一個地死去。他們兩手捧着他們底生命，對着這黑暗作了無數的獻祭。

啊，我們，我們是無數萬萬，無數萬萬的人捧着生命，對着黑暗作了無數的獻祭。我們，我們自己底和我們底孩子們底失去了生命的屍骸，在這黑暗之中填滿了夜之罅隙。

啊，我們，我們是夜之子。我們在夜底空氣之中滋長了起來，我們也在這夜底空氣之中死亡去。我們永遠是這樣地滋長而且死亡，從我們底祖先一直到我們底孩子。

我們有什麼我們自己底行列？黑暗君臨着在我們底行列之上。我們在地底潛伏着而前進，但是在地底下我們不能達到什麼地方。

啊，我們，我們是無數萬萬，無數萬萬的夜之子。

一九三一年，五月。

戰之歌

祇有來的路，沒有回去的路。

風是在作大圈兒地迴旋了。

「莫要說這是荒涼罷，我底孩子——在我們，荒涼之中也有生活。

『讓沙礫飛到你底眼中，讓石塊打着你底臉，讓你底腿兒拖拽不動，讓你感覺得沒有一點氣力剩下來，但是，讓你再向前進。』

飛鳥在我們頭上無有目的地飛徊；

回教徒底寺裏又鳴着晚鐘了。

黃昏！黃昏！黃昏！

夜還沒有來。

「祇要這是一座戰場，這就是我們今晚歇宿的地方。」

「沒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更能使我們戒備我們底敵人；我們緊緊地擁抱着，我底兒，我們注意地聽着每一個遠地傳來的聲息。」

小小的城門是半開半合着；

每一邊站着一個疲敗的兵士。

那一座孤立着的小城！

那一座寂寞着的小城！

「回頭看，我兒，那裏沒有一點燈光，他們全是死了。」

「他們不再歡樂——他們沒有歡樂底理由：飲酒的時候不會歌唱，睡眠的時候沒有鼾聲；沒有呼號，沒有吶喊。」

敵樓上掛着一盞慘綠的微燈；

然而，連狐鬼也沒有給與憐恤的意思。

黑暗！黑暗！黑暗！

夜之神披着黑衣，無聲疾行。

『然而，沒有害怕，親愛的兒，這是我們出發的時候。

『使城樓裏面躺着無數的死人，使冷冰的血液填滿着濠溝；火光要焚燒着失色的宮殿，賽過黎明之中的紅霞。』

沒有寡婦哭着丈夫；

沒有孩子哭着爸爸。

一九三〇年，六月。

困

黃昏，一個人獨行着在荒原。風雖是平和的，但吹來仍帶有恐怖的颜色。平原廣大到無際，祇望一望，便禁不得要戰抖了。

感傷，幻滅，寂寞……一切的可怕主宰了全個荒原，風吹澈了心胸。

懼怕麼？退縮地——行進，沒有目的，也沒有希望；力，懷疑地逃走了；疲憊，飄渺，一個人步着這荒原。

隱隱地似乎聽着了時代底喧聲，然而，一切又沉沒了，沉沒了……

一個時代底淚，不自主地，不自主地流下。

要戰鬥，然而馬不嘶。戰士底夢，戰場底幻影皆已消滅了。披着黑衣，不自主地說

了一聲，厭棄！

憤怒，提不起聲底力吼，舞不動這停滯的四肢。散起了久不梳理的長髮，不支持地倒向草上去。

一切皆已黑暗，而且全無聲息。

想望着一個旅人要來，以他底健壯之手，打破了這個夢底境界，並且竭力長嘶，高聲吼嘯，以驚醒這一個軟弱的夢。

無力拖拽，在星光底下面。

——仍然是要前進了。

不敢呪詛，祇聽着風，看着星光，恐怖而鬼氣。心奏着一個冷寂的平原底調子，脚步沉重而恐懼地膽怯。

是乏了？然而休息已久。祇慢慢兒走，慢慢兒走，雖然這裏或許永遠也沒有天明。

走向山邊，向水邊；然而，這裏是甚麼也沒有的。

殘留的情緒，一時代之古像。破碎，殘缺，腐朽，倒頽而鎮靜。草要漸漸地萎黃，荒原在沉滅之中了。

祇天空出現了一輪蒼白之月，照出了這恐怖的風之形像；行人底影子倒在地
下，慢慢兒地，慢慢兒地。

爲什麼？波濤不出現，沒有巍巍的高峯！

要攀緣，要跳，要捉捕了那月亮！

啊，長嘯了一聲，一切皆戰慄。

喧！古代之死寂！

這一切盡都是古代！

歌，歌，歌過了這悠長之夜。

在黑暗之中苦鬥了。想望着，等待着，要求着。沒有寂默。

死啊，一切！伸長了脚步，向上而跳躍，擺脫了這一切！

喧，喧，喧……

一九二八年，六月。

生死曲

啊，這過去的時代啊！

到處，微微地鋪上了一層黃昏，陳列着些個軟弱的幻影。不躍動，祇鎮靜而等待。

我在這奇異的夢底世界，感覺了沒有歸依。

啊，感傷時代之復活啊！

要求生活，生活了，又要求生活之力。朦朧，朦朧，烟雨底圍罩，風霜之啼泣。白雲在天間，是幻變的，美麗雖然是美麗，但終缺少了紅色的悲壯的晚霞。飛舞呀，雲頭，不然，由幻變而至於絕滅。

光明底希望，然而太陽却祇是不出來。而且，不久又將要黑暗了呀！你自然之捉弄麼？是的，當我還沒有力以前，你是有力的。

生，生，死，死！

人看見了海波底消逝，便想到了自己了。在昏迷的時候，所看見的便是死亡。但是當動力來到的時候，人便復生了。

憤怒而跳躍，提起了生命底武器，向着死亡挑戰罷。頽敗之古代的衣服，已呈現了它底戰抖的顏色。要問：這夢是甚麼時候醒來？那麼，就是在這個時刻了。

夏之炎熱啊，生命之蒸燒。欲求底閃動，雖然爲時是暫短的，然而亦讓其來到罷。滅亡底歌聲，唱出來的是什麼意思呢？

秋風不來，朋友們！得到了死亡之國底消息，說是那兒已經在騷擾，在反叛了。

唔！聽這聲音，聽這歌曲！

是說着什麼？是唱着什麼？是回憶着什麼？是熱望着什麼？

春已去了，朋友，然而他是曾從冬底國度而來的。人間的戰士，他所說的是：我曾苦鬥了一生！黑暗啊，沒有來；光明啊，也沒有來；祇苦鬥的戰士，一個人向前而行走。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回答的是：從冬底國土而來，到春底國土去。

已是正午的時分了，人間的戰士，一個人鼓勇而前去。他背負了時代之重累，回憶着，又想望着；苦惱着，又歡慰着；戰鬥着，又降服着；前進着，又停止着。

唔，何來聲音，唱着這醉人靈魂的歌曲？

嘻！阻攔此逝波，挑動這不流的死水，戲弄此無力的靈魂——持挾強固的生命。看者！魔鬼底舞蹈，犯罪之引誘。

牽引着你，行，行，長戈在手，騎馬而戰，從平原追趕到山巔，從搖籃而至於墳墓，在墓墳之前，還要說一聲墳墓不足以威脅我。

鼓響，鐘鳴，時代在披髮而戰鬥了。你是好漢，朋友，就無須獨立在山頭，遲疑而觀。

望。與你結伴而偕行，你底馬兒銜着我底馬底尾。

在前進嘶行矣，沒有勝，沒有負，祇是苦鬥着在這悠長而又短促的生。

明日底行人啊，不要儘看此模糊的血蹟。路還沒有完，在山底那邊，在海底那邊。聽見麼？我們所常說的：祇有去的路，沒有來的路。然而，脆弱的人，一聞此言便爾顫慄矣。嗚，遺棄！遺棄！

緊握着手，我底仇敵，我底朋友，我與你們血液之交流！昨日底真實之消息，說是死亡底國已經在那兒騷擾，在那兒戰動，在那兒反叛，在那兒逃亡了。

啊，擾亂啊，擾亂了這一切！何來的這過去的偶像？頹敗罷，頹敗罷！
啊，祇要我有力的時候啊，你這灰色的雲頭，你這無來由的暗影！

一九二八年，七月。

毀滅

我聽見遠處的喧聲，人和狗底喊叫，這使得我非常急躁。我在樓板上用力躁着腳，使整個屋子發出大聲。我底油燈是這樣小，屋子裏可以說沒有光亮。我沒有窗，我底屋子也沒有門。

我自己也發出大聲，我幾乎是在狂喊。我抱住了我自己底頭，在整個屋子裏面用沉重的脚步行走。我沒有上帝，沒有主，因為我沒有信仰，沒有神。

這是眼淚或是唾沫？我祇疑心是我自己底血液。我為什麼哭泣，或者打傷自己底頭？夜晚，如今是夜晚。屋子是黑暗，燈沒有油；外面更黑，沒有月亮。

我埋葬我自己，用我底手我要挖掘這個牆壁。土是腐朽，發出作惡的氣味。我要扯掉我底頭髮，我要使它們在一剎那間由漆黑變成灰白。這是我底臉，我要抓爛，使

它現出斑紋。這是我底肢體，我要使它們分裂。

我底牀是這樣窄狹，我底被是這樣破敗。我想要隱藏，我想要將自己窒息。我要求一把火，我要把我自己焚燒。我不留下什麼，我討厭這個活動。

說什麼是膽怯？什麼是畏懼？你來，我用手把你撕成粉碎。我們，我與你，我們同歸於盡。毀滅！在毀滅之中我們是在一處。

我？
我是一無有。

一九三二年，六月。

魔

啊，是誰？你是誰？別藏着半個身子，在我底面前做出鬼臉！

袒胸露乳，無窮盡的誘惑！祇是爲什麼又張着巨大的口，現出長利的牙，而作着

歇斯迭里的狂笑？

將嬌小的頭和黑暗的髮投向我懷，這是什麼表示？以瘦弱而修長的手，你攥住

我如同攥住一個小孩。

休歌唱！停止，你底那個聲音！

除去你底溫存和你底愛撫。

啊，你柔軟得如同鴿子，殘暴地好像豺狼！

你拖拽着我，要把我引到什麼地方去？

如今，黑暗已去，春光又來了；
但是你把我底心變作了煩亂。

一九三二年，二月。

恐怖

誰能唱得出這『破舟之歌』呢？在這暗礁之上誰能站立呀！看這黑色之水，這無波瀾的死水！雖無波浪底襲來，然而這黑色却是代表着更大的毀滅。魔鬼高坐於沉船底桅桿之上，發出諂媚的猶笑。

波平如鏡，靜寂與黑暗。

祇聽得一個人底聲音，那聲音是從海面上浮出的一個頭顱上發出來的，它簡直傳出了死亡底信息；它說的是：『呀，怕死我了！』

有誰人在唱？聲音雖然淒涼而婉弱，然而，我與其說他是一個怯弱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勇士。這無浮動力的水喲，你應當將我沉下去呀，不要將我底頭漂在你底面上，因為我看不慣你這摧殘的面孔。

有的人是昨日唱歌而今朝哭泣，然而我是一面唱歌一面哭泣。

現出你底波瀾，我要求你動一動，你這死水！

沉下去罷，你這黑暗之誘惑！

爲我顯出你底邊界，你所管轄的土地！

魔鬼，你發吼呀，不要祇作着這不可解的笑貌。

完畢了麼？一切都完畢了麼？然而，這是如何可怕的毀滅呀！靜寂與黑暗！

如今，破船還沒有沉下，高出的桅桿就是殺人的凶器。

來了是誰？啊，黑色的死水，無波瀾之死水！

得了，讓這個頭顱沉下去，沉下去！別再現出來，永遠也別再現出來！

啊，被沉浸在這無光之黑水，這無波瀾之死水呀！

一九二九年，七月。

掙扎

告訴你，在那裏沒有黑夜，也沒有黎明，天色永遠是茫然的。真的是茫然的，你不明白麼？一切都是掛在或有或無之間，讓你感覺不到什麼，不能說強，也不能說弱。這沒有一點奇異。我們在那茫然之中並不是完全止息的，我們動作着，然而這動作却表示出茫然的姿態。

雲不遊走，永遠是那樣懸掛在天空。有時候，我們想跳躍，想飛升，想抓住一塊雲頭，給它一個撕裂。然而，這念頭在我們心中發生的時候，我們底心是麻木的。每個人都有着茫然的面孔，你不能說那是故意裝出來的冷漠，因為那茫然的確是真誠的。也許我不能用這樣的話來告訴你，我說是真誠的——然而，當你見着這一切的時候，你是有着真誠的茫然了。

道路在茫然之中分歧着，伸引着，但却祇有很少的人在上而行走。人如同幻影，似乎是祇有幻影才能是這樣。沒有聲音，祇有幻影底飄蕩，那飄蕩似乎是屬於永久。你對於我底話應當是不能理解的，然而你祇想着是個茫然的幻影罷。

我在那裏是完全孤獨着的，如同生活在雲頭之中，或者自己已經變成了雲頭。我曾有過痛哭，但是，那祇有很少的次數。漸漸地，我學會了深長的嘆息。這些嘆息，我得告訴你，在空氣之中並不會激起任何的戰動，祇如同一根游絲被掛在枯樹底枝頭一樣了。而且，我也是怎樣失望於我底嘆息啊。

有時，我也把我自己飄蕩於那些道路之上。但是那飄蕩是曾給了我如何的疲倦與空虛。有時，是憤怒與喊叫。我是一個不適宜於那裏的人。我看見了有幾個幻影在我底面前飄動着，這使我感覺了奇異，也許是羨慕。但是，這感覺不能夠有支持底力量，終於，在不久以後，我停止我底飄蕩了。我對於這個幾乎是懷了作嘔的輕蔑的確地，一種深的輕蔑，我決不欺騙你。我使全身戰動，讓汗流到我底頭上來，我這才在

這茫然的路上立住了我底脚步。

『無論是故土，或者是客居，但是，我是不適宜於這裏了，我得離開。』這樣地說了，我提起了我底脚步。道路是陷落着，愈陷愈下，一直幾乎要讓這茫然的泥土來把我埋沒了。我作出了我最後一次的掙扎。

告訴你，一直到這裏，我是掙扎着。

一九三二年，一月。

朝 晨

朝晨，當雲雀飛翔在空際，新晴的天色照着黎明底彩霞的時候，我是悵然了，如同由一個夢裏覺醒。在井邊，我掬起溫暖的水來洗滌我憔悴的臉面，然而這第一線的春光，是給了我如何的揶揄啊。

我不能忍耐於這心上的悲劇。在痛苦的神遊之中我站立起來，向着一個空曠的草原，爲自己祝福，或者祝福那些枯萎已久的草木。嚴霜與濃霧沒有使我感覺寒冷，因爲我底悵惘是這樣地深。

我祈禱着而且祝福，如同一個在自己底苦難之中修行的人。我懷着慈悲，忘了幻滅，然而，這不能怡悅我自己。爲了這過分的謹慎，我是力避着暴行。

『一個暴行，』我這樣想了，『給還血與肉的。』

但是，這是一個幻滅，這幻滅會給我許多牽引，從深深地埋伏着的心之奧底，牽引起一些如惡夢一般的心靈之劇戰。我抖擻了，那不是由於這寒氣，或者霜與霧。

「黎明帶來了光輝，春天會從太陽底微溫的擁抱裏現出它底頭來；我會安適於片刻，我會如潮水已過的朝晨底海，在無涯際之前平靜我自己，不讓這空曠的平面發生一個波瀾，或讓一個聲音激動在沙灘上面。我也不會容許一個微風底吹拂，我將不讓它來飄動我底頭髮，因為我料想那也是會給我以破壞與動搖的。」

但是我心恍惚，不能清醒。我戰動了身體，如同有寒冷侵入了我底肢體，使我不能支持。我似乎是感覺了劇痛，使我需要着一個叫喊。

「昨晚沒有月亮，你是在昏沉之中過去了你底黑夜。黎明不是給你帶來懺悔，而是給你帶來一些血液。」

我迷惘着，想尋出這由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戰爭底號角之聲響。春天底第一次的太陽從草原底那一邊徐徐地升起，作出了驕傲而侮慢的步驟，散佈着輕蔑底

種子，使我怨恨。

我不能忍耐於這心上的悲劇。有激烈的波動生於我底心頭，但是我不能移步。一滴眼淚從我底眼角墜落了下來，落在那枯槁的草上。我環顧我底週圍，一切都在光明底籠罩之中。天上沒有浮雲，太陽在地平線上燦爛着金光。

『是時候了，』我說。『這裏有一口井，有一個草原。地平線外，有着一輪紅日。天際，有着一個春天。』

但是，我還是不能投入，或者倒臥，或者前行。

一九三二年，二月。

貧乏

沒有的確，我沒有。

我什麼也沒有。

請收回你底手罷，我沒有。

真可憐呢，也許我比你更爲貧乏。我不用解釋，這個你自然會明白的；或者我可以說，你以後總會明白的；或者更明白一點地說，當你失望地把手收回去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不要懷疑我是慳吝，真的，我一點也不這樣。不要懷疑我，因爲那是一個可怕的誤解。

啊，你不厭倦地伸着你底手，一點也不想收回，這真使我不曉得要對你說甚麼

呢。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我沒有？真的，我沒有呀。我什麼也沒有。

也許我以前曾經有過，你知道，每一個人在他底好的年頭多少總有一些，但是，現在我實在是沒有了。

當我有的時候我並沒有用我底所有做什麼；如今我是貧乏了。

當我富足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是富足，也沒有想到我以後會貧乏；但是現在我貧乏了，我知道我是貧乏呢。

真的，我不應當向你隱瞞我底貧乏，那是欺騙。

你底手仍然是伸着的麼？啊，看你底手，似乎是第一次地被伸出的呀！這麼地小，這麼地弱，然而却也這麼地強而且堅忍。

但是，我沒有，我是甚麼也沒有的。

啊，不要哭泣，我是害怕這個的；祇請收回你底手，這就得了。我很怕見人哭泣，見着別人哭泣的時候，我自己也就哭泣了。

唉，收回罷，你底手，我請求你！你似乎是逼迫，而且，更似乎是擲掄。你不是不知道我並沒有什麼的。

假若我有，我會給與，雖然當以前我有的時候我也不會給與。但是，祇要我能再有呀！

唉，你底哭聲真教我難堪呢。我不能哭，雖然你很可以看得出我是很想和你一同哭。

但是，你為什麼哭呢？爲的是不能得着麼？啊，不能得着是較之本身底貧乏還要更好的呀。

假若你還不能制止你底哭，那麼，我是更應當哭的了。

昨夜我曾哭了一次，那可以說是完全不爲着什麼而哭泣的，也許是在那個時候我記起了我底貧乏，但是現在你底哭聲，更發提醒起我底貧乏來了。

停止了，你底哭泣罷，我不能再忍耐，我自己也要哭了。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害怕

別人哭泣？

啊，你底哭聲也是如何的壓迫，如何的擲揄啊！

是因為我沒有，是因為我害怕，所以你才故意地逼迫，故意地擲揄麼？你真是如何地殘忍呀！

從前，我也是多麼地殘忍，但是，現在，我不能了。

我不能，真的，我不能。

我不能，實實在在，我不能。

真的，我不能。

我想不到我不能。

我為什麼要欺騙你說我能呢？

啊，停止你底逼迫和擲揄罷，我不能忍耐了。

收回你底手罷，停止你底哭罷，我請求。

沒有，真的，我沒有，什麼也沒有。

我害怕，害怕別人底哭泣，並且，我害怕我自己也會哭泣。

唉，我請求你收回你底手罷，停止你底哭泣罷。

唉，這樣的逼迫，這樣的擲揄呀！

唉，我請求你！

一九三二年，五月。

死城

這是一個奇異的城。在一個十字路口，在那裏有一個蓬着頭髮，手持粗大拐杖的說教者。他底裝束正如一個古代的先知，而且臉上也是長滿着鬍鬚，這臉更是一個奇蹟，在那上面有你所想像不到的莊嚴；這莊嚴吸引着你，使你停駐脚步，靜靜地聽着他底說教。

他底說教是這樣的：

『在城底中央有一口井，你們把你們底孩子都投向井裏去，因為你們底神是需要這個。當你們底孩子投入了井底以後，你們將聽不見他們底哭泣。你們所能聽見的祇是井水底歡呼，那可以表示神底嘉悅。』

『愚妄的人會要將孩子救起，但是他們必然得到神底懲罰。要蒙神嘉悅的就

不要救起自己底孩子。」

在城底中央有一口井，在那裏有人將他們底孩子投向井裏去。果然沒有愚妄的人來將孩子救起，但這却並非害怕神底懲罰。

有許多聲音在井邊嘈嚷，那話語是這樣的：

「神啊，悅納我底獻祭，」孩子底父親。

「那麼，我們底神就是一個貪婪的神，」另外的一個人。

「神未必需要孩子，」旁邊的一個。

「都是因為那先知，那說教者，」第四個人。

「要是城裏沒有這口井，」第五個人。

「可是，我們底孩子預備怎樣呢？」一個婦人。

最後，有一種聲音發自井底的，確是從井底發了出來的，那聲音極其強大，蓋過了其它一切的聲音。那聲音是：

「愚妄的人們啊！」

從此這城就寂寞了，漸漸地荒蕪了。先知者早已去到了另外的城中，井一直枯乾到底，再不現出任何歡呼。也沒有人再走到這城中來，他們說這城是『滿了神秘』的。

一九二九年，七月。

黎明

是在黃昏，我攜着我底孩子逃了出來。孩子非常慌張，他還沒有他底力量；至於我，我却太老了。我們一路奔逃着，留神着前面，聽着後面底喧嚷。

漸漸地聽不見人聲了，祇有風在吹。我同孩子都拭去了我們臉上的汗水，我們仍然不住地在喘息。

沒有月亮上來，這是個黑暗的夜。孩子漸漸地忍不住要哭了起來。在地上，祇有沙漠，祇有深沒膝蓋的沙漠。

『這兒太黑暗，太黑暗了呢，爸爸！』孩子說。

『是的，我們是在黑暗之中。是有人們追殺着我們，他們有的是刀和鎗，他們要來追殺我們。』我底聲音是斷續的——這聲音使我和孩子聽了都覺得淒涼。

孩子鼓起了他底幼兒的勇氣，放聲哭了。

風在吹嘯，沙漠在咒詛！

怎麼忍得住不哭出來呢？可憐的孩子，我們是在這樣的黑暗之中了呀！我拭去了我底眼淚，在荒涼的風聲之中抖動我底身體。

我們倒身在沙漠之中睡着。沙漠是冰冷的，孩子時時緊握他底手，他是在學習反抗了。

仍然是沒有月亮，我們仍然是在黑暗的，荒涼的沙漠之中。

孩子站立了起來，緊握了他底手，昂起了頭，向着天上呼嘯。

我意識着沙漠是在震動。我也站了起來，擡起了我底頭，望着天上。

『我們要咒詛這個黑暗，我們要咒詛這個沙漠！』孩子說着。我也說着。

『要停留在這兒，祇有死亡，這裏沒有生命。沙漠之中沒有生命。我們要回去，要回去，爸爸，回到我們撕殺的地方去。我們底生命在血中，我們底生命便是我們底血底流動。』

我和孩子都回轉了頭，我們底心在躍動。

風停止了吹嘯，沙漠也停止了咒詛。

我們是在向前進。

是在黎明以前的時候，我們底拳頭又在血液之中揮舉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

紅 夜

三條狗在我底房間繞着圈兒旋走。它們發出不安靜的吠聲，有如哀哭。它們戰慄地繞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我讓我底眼淚滴下，滴到地板上頭，作出丁丁的響聲。

外面，在炮火聲中，大聲地喊着的是「佔領」這聲音在房屋頂上的火焰中震動着，使我底房間動搖，幾乎是要倒塌。

三條狗在我底身旁不安地發出吠聲，使我下淚。

「沒有抵抗，我已經沒有祖國。」

外面，火光燃燒着。人們倒落下來，在那些碎石子的市街上頭，在那些不平穩而

狹窄的市巷裏面，在那些路旁的溝渠之中。

「沒有抵抗，我已經沒有祖國，」我第二次地這樣說了，讓我底眼淚滴下，滴到地板上頭，作出丁丁的響聲。

有聲音叫喊着，在倒落着的人們中間，但是非常地微弱。我不能聽，因為三條狗在我底身旁作了出過分的驚怖。

我隱忍着哭泣如像受難的志士。火光使黑暗的天空變成紅色，想作出更大的毀滅。

三條狗在我底身旁狂吠了，露出了牙，現出了貓惡的臉。這使我如同着了瘋狂，探頭從我底窗戶向着那飛着子彈與火焰的街頭。

血液與屍首，在街頭流動着，躺臥着。我感覺得有熱淚在我底眼中燃燒，不是爲着死的，却是爲着當這些屍首被移去了以後那些來填補這些空白的人們。

難。

一羣灰色的人走上前來了。他們底面色瘦黃，因為在這以前他們已經有過苦

『我們是奴隸，我們是受僱傭的人，我們沒有自己底生命。』

三條狗扯着我底衣角，強悍地，粗暴地，使我離開了窗前來。福槍，機關槍，在街頭掃射，人們跌倒在地上了。

我讓我底眼淚滴下，滴到地板上頭，作出丁丁的響聲。

黑暗的天空變成了紅色。我第三次地說了，『沒有抵抗，我已經沒有祖國。』我沒有喘息。

一九三二年，二月。

最後的顯示

從昨晚起，黑雲沒有離開過西乃山脚。在緊密的烏雲上頭，發出着強烈的光亮，使得凡人們不敢正目而視。雷聲與光閃衝破了漆黑之團，在天空各處戰慄。

在這最後一次的顯示裏，耶和華顯出了他是一個殘暴的，瘋狂的，嫉妒的，不公平的神。

拜金牛的以色列人，在昨晚的大屠殺之中死去了七千七百；連無辜的牛羣和羊羣，也全受到了滅絕的嚴懲。但是，却全然沒有聽見哭泣的聲音。

沉重的壓力與黑暗統制了這無際的曠野；以前降過馬拿的草地現在都變成荒蕪了。

以色列人沒有騷動，連摩西自己也祇有垂頭，想從雷聲底震動之中聽出天上

的消息。

沒有聲音發出來，除了雷吼以外。

不安漸漸從以色列底行列中升高了，變成了大的騷動。

摩西戰慄着，以色列底少年人們忿怒地走上了前面，擡頭向天。他們看不見耶和華底面容。

——顯現出來，你屠殺者，不要把臉面藏在雲端！

——開口罷，你醜惡的幻像，不要祇給我們以不清白的雷響。

——威嚇是沒有用的，你渺小的神，我們有着無窮的鎮靜。

——你能有甚麼權力屠殺我們底兄弟，我們底伯叔？你能有甚麼力量強迫他們對你尊崇？

——你自以為你是引導着我們脫離了埃及人的麼？你忘記了我們底兄弟，我

們底伯叔在沙漠的旅途中所受的一切苦痛麼？

——你給與了我們什麼，比較我們底牛？你可曾供給肉和乳作我們底飲食？你可曾供給皮和毛作我們底衣裳和帳幕？

——你要用我們底兒女作爲高貴的祭禮麼？你要用我們底鮮血來甦解你底飢渴麼？因爲你沒有得到，你就眼睛發紅，而實行你底屠殺麼？你要先將我們殺完然後才讓我們底靈魂去佔領那肥美的生長葡萄的加南地麼？

——開口罷，啊，你醜惡的幻像！給與我們你底正直的理由！

更普遍的騷動起來了，偕同着更高聲的喊叫。忿怒與復仇底火光燃燒着在整個的曠野，幾乎驅走了那黑暗底壓迫。以色列底婦人和孩子們也從帳幕之中爬了出來，高聲地應和着少年人們底吶喊。

以色列底少年人們組成了他們底行列，狂呼着，前仆後繼地衝向了西乃山底

山脚。

——撕破了那個黑暗的面罩，那欺騙了我們一直到如今的！

——啊啊，撕破了它！撕破了它！

——打斷了那刻着誠命的石碑，那壓迫了我們一直到如今的！

——啊啊，打斷了它！打斷了它！

——我們為什麼要他來做我們底立法者？我們除去了他！

——啊啊，除了去他！除去了他！

——我們要從山脚衝到山頂，我們要爲自己立出法律！

——啊啊……

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了，沒有烏雲，也沒有雷響。流血的痕蹟延長着，從西乃山脚直到山頂。

以色列人底行列正在沙漠之上蠕動着。他們正忍着飢渴在向着美麗的加南前進。

行列底末尾，一個生着鬚曲的白髮的身長的老人，也正疲倦不堪地拖着他底腿，不願意而不得已地跟隨着。他們仍然是稱他爲摩西。

一九三〇年，五月。

後記

《黃昏之獻》五十六篇，選自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間所寫的散文。因爲那五個年頭實際上好像祇是作爲一個日子過去的，所以這些散文在這裏出現的次序祇是想將那些情緒理出一個頭緒，並沒有依照寫作日期底先後。

個人底眼淚，與向着虛空的憤恨，是應當結束了。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兩年間我不敢再寫一個字；我已經沒有眼淚爲自己流出，我底眼睛也不能祇是向着虛空，而稱我自己爲『一個烏有』。

一九三五年秋，自記。

38. 3. 25.

紅. 18.

38. 9. 25.

18. 18.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十九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路	故事新編	神鬼人	八駿圖	團圓	珠落集	雀鼠集	南行記
茅盾	魯迅	巴金	沈從文	張天翼	靳以	魯彥	艾蕪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分	飯餘集	羊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雨	以身作則	魚目集
何穀天	吳組緇	蕭軍	鄭振鐸	麗尼	曹禺	李健吾	卞之琳
短篇	短篇	短篇	論文	散文	劇本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